廿二

甲子課藝上 二銘制義第弍册

似繳呈語氣非曰字
虛撥法

圓穩如題

暗伏一筆以清題界

○周人以栗曰

更稽周社之所樹而為之益一觧焉夫周人之樹栗亦因乎土之
所宜也乃宰我為之益一觧不亦涉於附會哉（豈果有所徵）想其對哀公曰我
周之制禮也事必有其義列其於森嚴之地乎何則表章之制昭
然立一代之規則瞻望之間必隱然寓一朝之意彼其監夏殷而
垂法者雖未嘗明告於人而歷年未久猶可參稽典籍之遺文而
揣其意之所謂也君問社臣既以夏殷之所樹者對矣然前朝遺
蹟置屋於壇未敢為無稽之言也粤攷我周乃立冢土厥樹維何
蓋以栗云臣聞周書所紀東社唯柏西社唯栗南社唯梓北社唯

為上截作波

為日字蹴波

二比空中設色澹采濃思頗有天開圖畫之勝

槐太社唯松是周亦不專用栗也然所樹雖無諸木而所尚者唯
栗當其建國而築之壽以黃土苴以白茅而樹栗之制自王社下
及置社罔敢違焉明其重也顧或者曰周之以栗蓋豐鎬之土所
宜也然在栗薪函風咏之而秦風亦言隰有栗焉物土之宜而布
其利殆亦與夏取青州之貢殷取景山之產者等殊不知先王制
事必有其義況社之所建通乎神明立之表焉其意必深且遠也
樹栗之制豈無說乎何則閭閻草莽之夫爭欲求夫廕庇南國甘
棠茇思茇舍淇園綠竹用威儀草野何知者握而一草一木詠
可以為表識者必為之歎諸歌謠以傳於鄉里焉況乎社之為國

妙於烘襯其所徵引皆為日字作翻筆故無一語孅實

襯句暎下

餘波點綴

而設者其所關尤大也則樹之以栗自當於國紀揆之已朝宁尊 虛扣
嚴之地亦必亦以規模仁取懷來三槐是伍義取詰棘九棘是臨
宮庭豈待鋪張而一名一物節足以寄聲靈者必為之著於令典
以儆爾官僚焉況乎社之為君而設者其所統尤尊也則樹之以
栗更可於君心度之已或謂蒐田之後于社誓焉其為地尊嚴自
不同徂徠之松新甫之柏也彼明罰勅法有繫乎叢棘者知茲之
所樹豈若東門之栗徒慨鄭風之過佚哉抑謂軍旅之行於社啓
駕其為令凜肅更不同松柏斯允松柏有心也彼執馘訊囚有集
于泮林者知茲之所樹豈如楚邱之栗徒誇衛國之中興哉夫夏

殷之所樹年代已遠臣不敢附會至于以栗之說臣嘗稽之載書
籍質之父老猶得而知之也使民戰栗請為君陳之可乎

運實於虛有書有筆色澤氣韻不染俗氣

文氣蓬々勃々汲發々々象。結處明說霸為小恐於此人々間有礙

管仲之器

論伯佐之器如其量以核之焉夫管仲之績著於天下矣夫子略其事而論其器殆欲如其器〔量〕以核之耳若曰夫人挾所有以顯於天下者惟器耳道德之精華皆存乎器學問之發越皆出乎器器者人之所恃以為用者也苟知其事功而未知其局量宜為之深探其內〔句似弱〕而其餘可悉置之矣吾試論佐齊桓霸伯之管仲夫仲固人傑也有撥亂反正之能有定分正名之義澤被四國之遐勳立百年之久其能有所設施於世者必其有所蘊蓄於中者也蓋仲固有仲之器矣抱帝臣王佐之學者經綸布乎宇宙其事業之盛

非器不能容其法制之垂非器不能達是有器而不可測者也而
仲非其倫也挾斗筲農圃之術者仳薮營於穀屋無包荒之度由
於器之易盈無充實之椒由於器之易竭是有器而無所施者也
而仲亦非其類也何則仲自有仲之器也天下稱仲之才者多矣
參國伍鄙誇其叙制之能也山高乘馬述其富強之術也然其才
必須器以成有器而其才乃見才之蘊也器畜之而必有所局者
之發也器達之而事有要圖仲之才誠卓矣而器適如其器以運
之或衡於勢或揣乎時故語仲之器者尤當觀仲之器爾天下稱
仲之功者久矣定王於洮明於上下之分也攘楚於陘謹於內外

之防也然其功必待器而行有器而其功乃著功之未彰也器包之
而身膺其責功之既施也器出之而人受其賜成仲之功誠偉矣而
仍如其器以數之或度其德或量其力故論仲之功者尤必覈仲
之器爾揆諸大道不器之旨仲惟能於衰世展其猷則其器亦何
庸深論假令生逢盛世得堯舜禹湯之主爲之竭力贊襄則器以
甄陶而益顯庶有窺於大道之行也而胡爲于九合一匡之際假
於器以自鳴律以君子不器之說仲僅能於危時奏其績則其器
亦何必苟求假令運際明時得皐夔伊傅之臣爲之同心匡濟則
器以砥礪而愈精庶無愧於君子之學也而胡爲於隰朋鮑叔之

儔○挾其器以自重○噫夏璉商瑚○莫名其器○器之温粹者也○吾固不必為仲悲○盤根錯節○乃見利器○器之精良者也○吾不能不為仲悲○管仲誠自有其器也○無如不能進於王之大○而止於霸之小耶○惜哉○

賦得大道不器 得神字五言八韻

大道安能執○圓通詎有倫○無方斯感可運○不器乃為神○和○常○完璞非○雕○自○養眞何須精剖鑿○詎欲顯陶甄○雖滿寧憂覆○因平卦見均○圭璋休更達○瑚璉亦徒陳○循此當脩禮○由来遂重仁○

聖朝淳厚化六合布經綸○

得間而入通篇從此導竅

妙觀題情一語中竅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

始所因以見聖者既出而仍詒之焉夫既見之後未出之前其間封人之於夫子必有觀其深者矣記者特記其於從者如此且吾夫子周遊列國惟與二三從者為同心從者之心無異夫子之心而夫子之心亦無異從者之心故予曰疏附必待從者而後通即可與從者以相證蓋其間感應之微從者胥默識之矣如封人之向二三子而請見也斯時諒封人之心而肯以告者惟二三子不諒封人之意而不以達者亦惟二三子即或傳命而入傳命而入出而不必見之亦惟二三子乃何幸而從者竟見之耶其見之也

跌落超妙此善
爽者争先着法
下乃於題之實縫
中尋出議論以作
補筆方見題句
不是尋常敘述此
識見勝人處

必有以知封人之心者則於一見之中或以試斯人之識見未可知也其見之也必有以知聖人之心者則於一見之內或以證吾道之通塞未可知也此何待既出而後知二三子之可與語哉維時封人而以叩夫子與夫子而以酬封人其詞簡不傳而其意正有可思者夫子道大莫容而民生之攸屬者必不可舍則當酬酢之頃其精神早隱以契證焉而封人已默會於形聲之表將舉畢生之懷抱徹其前後而知之而要不能面質之也惟於從者一揭之而其意更不必為他人道矣夫子大行有志而重任之攸歸者自不可諉則當語言之際其學問早不覺流露焉而封人已曲探諸議論之間將舉名世之經綸綜其神縕而識之而要不能直陳之也惟於從者一吐之而其意尤不屑與俗人言也矣維時封人出矣出而仍詔二三子矣其出也豈以未識夫子欲有以相質耶非也惟從者為聖門之首選則證其心于同志雖不必叩之二三子要無不可宣之二三子也其出也豈以既知夫子遂默爾而息耶非也惟從者為斯道之羽翼則發其論於一堂雖不必贅述之二三子要無不可盡抒之二三子也蓋封人仰慕之誠致於請見之前識見之高著於既出之後木鐸一言其旨深其意遠雖告之從者而有以知其見夫子之時必大異乎人矣不然其間語言晉

接從者豈不聞之而何以略而不傳也哉

賦得雉入于淮為蜃得為字五言八韻

雉原稱耿介變動卻乘時十月淮還入三冬蜃可為錦衣濡
水足綺翼拂波宜雲霧光初現樓臺影欲奇前身蛇已脫今
日浪偏隨鯤化應相笑鯤飛好共馳漫論魚與鳥翻恨樹臨
池桐柏山邊伏還疑五彩披

觀書得間騰空運思相題有識乃
能起下木鐸因緣

起筆緊接

筆娶

高郵舟中閱

不處也貧與賤

所不處者富貴可更即貧賤以觀之焉夫富貴非盡不可處而不
以其道則必不處矣更徵之貧賤不可詳觀其人哉且吾人有先
立之心而天下有屢移之境惟其遂於境者紛故必持不淫之志
惟守於心者定故能歷至厄之途豈得曰心苟無欲不必再徵於
境遇之窮乎如富貴為人所欲而乃不以其道得之抑思富貴固
何如境哉古之草野幣招而往渭濱車載而來有先貧賤而後富
貴者境之窮何不可易而為境之通乎雖然此固以道得者也苟
非其道則斷斷不處也蓋處必準乎義義不可則不進人或以遇

此層淺以還題而蓋題是對舉不是遞說也

窮為可恥而我視所處之苟且其可恥有(尤)甚於人之所恥者也以其不揆諸義也車寧曳其輪而勿蹈濡尾之戒處必因乎禮禮不備則不合人或以位卑為可恥(辱)而我謂所處之僥倖其為辱更深於人之所辱者也以其不衷於禮也婦縱喪其節而無違勿逐之貞其不處(於此)也以其為非道之富貴也何嘗訐及於貧賤哉然吾試即不處而例推之且即不處(更於此)而反觀之一天下固有浮沉之輩往往挾一術以槩其餘苟以不處之心易一境以例推之則平情以施轉可藉以藏身之固然而其心已偽也則不處者固未嘗例推之而始及於貧且賤也一天下又有狷潔之徒往往執一節以表其異

此層深以取題意如此纔是君子為仁之學頓筆轉關筆如分水犀

節以不處之心易一境以反觀之則違衆自矢乃足彰其獨立之操然而其心已矯也則不處者尤未嘗反觀之而有取於貧且賤也吾乃由其心之無累而更徵於境之易累因其心之不移復驗於境之忽移則有如貧與賤乎貧賤之途受以困困則其遇窮矣雖懷材之彥亦際此甚窮之遇故富貴者可以參觀也葛藟有悔奚必須赤紱之來貧賤之象取乎屯屯則其行塞矣雖蘊德之儒尚遭此見塞之衍故富貴者尤當互證也乘馬有班亦可卜建侯之利然則富貴不處者何不可於貧賤而再覘之哉蓋揆不處之心猶恐其得半即止故必復試諸艱厄之遭而合貧賤之境更徵

其遇險如夷故不第主手豐亨之遇觀於所惡獨能不去不可愈
見其心德之全哉

賦得麥浪得秋字五言八韻

一望郊原遠無邊見麥秋風吹青浪漾雨灑綠波柔四面環
村澳千層柏陌浮萊花分野逕蘋葉接新洲雲外迷黃犢煙
中浴白鷗香同蘭泛泛影共黍油油柳塢雞垂釣桃源詎引
舟來年欣有瑞
渥澤遍西疇

上句坐實下句懸空界限須畫得分明文清快絕倫中幅尤見沉鬱

探摯後四比筆力堅卓

源頭上著筆純乎大家

德不孤必有鄰

無孤立之德徵之鄰而可見矣夫天下有孤立之德是必無鄰也
徵諸鄰之必有而德之不孤不可見哉夫子曰天下脩德者之少
也殆恐德之易孤也抑知德同則相輔德異則相成推之天下而
皆通揆之今古而胥合蓋吾以德感人莫不以德應也如謂德易
於孤則何為鄰之未嘗或乏耶嘗思德也者宇宙間所具之理心
潛之而身體之而宇宙間並生之人共知之而共行之則人已相
質而別立異以為高德也者天地中所同之道天付之而人受之
而天地中歷世之人常體之而常用之則物我無虧而非獨創以

此二比似乎可省不孤有鄰已該說去亦得

能表是德之不孤明知如其孤也則必無鄰焉可鄰之象取乎比比之為言也一人立乎其上而衆人共助之則其力全德協而力亦協自有似於比櫛之室爾鄰之義法乎同人同人之為道也一士開乎其先而多士羣慕之則其心合德一而心亦一更不殊於同作之家爾然則德之不孤可徵諸鄰之必有矣今夫人有同德之鄰焉有異德之鄰焉一人立德於此或指其矯志嗃高或謗其偽言惑衆則吾德不已孤乎故必有同德者以為鄰焉如水之流濕如火之就燥內有以蓄吾德之潤外有以發吾德之輝孤危之身而以同德輔之是故以之交脩則相引而並進以之圖治則相

句可議

孚可議

對此同

此他人說不刊

協而求成惟其德同故相親附而德益固易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此也一人脩德於此發一言語而共謂其然行一事而羣稱其是則吾德反易孤耳故必有異德者為之鄰焉如五味之調如五聲之應進可以補吾德之偏退可以除吾德之累孤寡之身而以異德濟之是故以之飭躬則剛柔于焉交克以之議事則寬猛于焉互施惟其德異故相夾持而德彌進詩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此也吾於是知其四海皆為鄰矣德不以地而殊九州自有同心八荒豈無同志果其純於德也放諸東海而準放諸西海而準我以德居其間必有能左之而能右之者自不至於無輔

翼而狐行也豈曰里仁為美彼固非我族類也哉又於是知其千
古無朋鄰矣德不以時而限千載丕此一心萬世丕此一道果其
充於德也觀乎百世之上觀乎百世之下我以德在其中必有為
之前而為之後者自不至於離上下而孤立也敢曰尚論古人所
見徒在詩書也哉是以雲龍風虎大人有聲氣之占切磋琢磨君
子有箴規之益德豈有孤者哉可即富以其鄰驗之矣精彩鬱磊若青
蛇退鱗光動水
涵星斗

賦得野無遺賢得賢字五言十韻

盛世儲材廣虞書蹟自傳禮羅知在野幣聘詎遺賢草莽情能達
絲綸意盡宣一方秋水外十畝小窩邊抱璞曾何恨懷瑜竟

岩字未穩

得旋錐囊藏已出珊網取寧捐釣渭空留月耕莘遠鎖煙浚
郊驚寤寐蓬戶絕歌鋏茅拔占同進鴻儀象並連萬方承
帝德樂育更無偏

試律詩現在如吳穀人先生實為出神入天萬美畢備諷誦
數十篇宜可淨掃陳言一歸精雅如釣渭二聯作家妥力除
之故借刪焉

主意

句中有眼

子謂公治長　　高郵　舟中閲

聖人屬意於門人而特有以謂之焉夫公治長之為人何以為子所屬意也特有以謂之豈無所以取之哉且聖門弟子固得夫子之謂而益彰者也然亦有其故焉其名足震於當世其行足顯於一時予或舉其大概而論之或指其一端而稱之乃若其名不著其行無傳而僅得夫子之一言以表見於後也雖其人自有可取抑亦夫子之特識也如吾門有公治長者衆人之所忽視者也而夫子乃有以謂之焉朝廷延攬之英猶待揄揚而聲始著長也行未愜乎衆心亦僅沒於三千之列何以仰高山而志獨邈草野沉

從下節邦有道句對照作翻

收入謂字則實處皆空矣

從下節邦無道句對照作翻

淪之士一經拂拭而價彌高長也跡未孚乎輿論恐難儕於七十之班何以附驥尾而行益顯然而夫子特有以謂之當必有可取者在也天下之所屬耳目者恒在世祿之家箕裘之模範未湮閥閱之聲華宜紹苟得一匪驕匪傲者斯其謂其百福之求矣何暇及孤寒之旅乎而長則自甘貧賤也跡等原思之癯臞業同曾子之耘心視彼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惟任炎涼之興狀耳而子之謂之則固有超乎貴賤之外者已天下之所樂稱道者多在保身之士卷阿之翽鳳罕聞空谷之白駒難縶苟見一亢身亢宗者斯共謂其積善之慶矣誰復稱固陋之儒乎而長則自矢艱貞也愚似

照下子妻此比對面翻襯

此比旁面翻襯皆注謂字著筆故不占實

季羔之避難懼如司馬之罹憂視彼諤諤吉人溫溫恭人深恐負味之差池耳而子之謂之則又有出於禍福之先者已從來品評之術必先問其里居斯其謂之乃切耳試思闕里有玉書之瑞晶平有[illegible][illegible]之祥以長而處此其能與為輝映乎子既深知其平日則其謂之也諒不必如齊侯之尊鄙子之貴而後為之注意哉從来藻鑑之精亦或參乎戚屬斯其謂之倍真耳試思顏淵為渭陽之旅孔佛居猶予之行以長而當此其能與為頡頏乎子既熟悉其生平則其謂之也諒不止吾高固之枕子南之技而後為之屬望哉蓋長之名未顯而子乃獨揭其心帝堯之所以觀刑于虞舜也

後比宋及結比所使事以其起下故不碍前半則不可閑矣

長之行不俾而子乃特畧其迹蹶父之所以相彼於韓侯也謂其可妻而原其非罪則長之賢可見矣

賦得維德之隅 得隅字五言八韻

詩美威儀盛知由德不渝身維心是聽外乃内之符正位原無濶爲坊自有隅堂廉瞻最峻屋漏戒寧踰守義方爲貴從心矩豈殊象非同合辭飾莫似旋珠從直當循軌為圜敢破觚賢侯傳抑抑猶未仰

皇謨

題位枯寂妙從下節對照取意而書卷又足以敷佐之遂覺名雋可誦

夫子之文章

德之著爲文章者聖人自異乎人也夫文章亦人之所必有而出於夫子則自異乎衆人也謂非德之所著者哉子貢若曰人之所以彰於身而接於物者惟文章耳防檢其威儀謹戒於辭令此亦人人所能者也乃若德既充於中文自見乎外其精粹有蘊蓄之真其光華有發越之象雖不必以此自表而即此已見其異於人者則必觀之於吾夫子夫子以生知之質而躋於神化之域不必以中規中矩爲程也夫子以好學之心而造乎渾全之詣不必以多知多藝爲能也然則觀夫子者豈可僅求諸文章哉而抑知文

章亦自可以見夫子矣。文章必有所由發，得其粗者，則為的然之文章，得其精者，則為闇然之文章，故惟夫子乃有此自發之文章也。文章必有所由積，飾於外者，不過無本之文章，充於內者，乃為有本之文章，故惟夫子自有此日積之文章也。退則揚而進則攬，濁應宮而清應商，文章亦嫻禮者所共喻，而夫子之威儀，則固有範之於身者也。一舉一動之間，從心而自不踰，雖陳俎豆習禮容，幼時之嬉戲，豈必盡思所以範之，要其從心之自然而施者，隨時應接，即隨時皆有咸宜之妙也。其文章之見於動作者為何如也。辭之輯而辭之洽，言之文而行之遠，文章亦能言者所習知，而夫子之辭令，則固有運之於心者也。一問一荅之際，見理而無不當，雖辟萊兵，導邱攜，倉卒之敷陳，豈必預籌所以運之，要其見理之當然而出者，隨處發見，即隨處莫非流行之機也。其文章之見於語言者，為何如也。吾見有出履夫禮法，入放乎防閑者矣，而夫子則出入自如也。何也，文章不出於夫子，則有心之文章，而文章既出於夫子，則無心之文章也。惟無心也，故入固安其常度也，出亦安其常度也。又見有在外則克無慾，在內則遂有失者矣，而夫子則內外如一也。何也，非夫子之文章，則無德之文章，而為夫子之文章，則有德之文章也。惟有德也，故在外固不越禮也，在內更不

越禮也。雖夫子不但有文章則即文章而進求之。其精深難以即宣。而夫子亦自有文章則就文章而顯微之。其發見自為無隱。此所以可得而聞也。吁。此亦子貢既聞性道之後乃能窺指其文章之所發歟。於時文家騰挪展拓之法已無憾矣。弟稍嫌近滑耳

賦得春寒花較遲 得遲字五言八韻

正值探花候。春寒忽自持。欲觀開豔豔。却恨待遲遲。細雨頻侵蕊。輕風尚着枝。無言終日望。有信幾番窺。鄂拆香仍斂。心含影未披。詎誇全盛色。偏愛半藏姿。湛露如相濯。游蜂豈得知。會看舒爛熳。對戲更情移。

未之能行

賢者勇於行。記者反言以明之焉。夫子路豈真不能行者。而當初聞之時。則自以為若未能行也。記者反言以明之。不愈見其行之速哉。今夫人莫患乎行之艱也。自居於不行者固不能行。自詡其能行者亦未必行。明行之不甚難哉。（尚句節之氣不複起句而較老當）乃若恥於不行而勇於必行。惟必欲行之極。轉有不能行之思。非真不能行也。汲汲趨之若或失時。其精神反以行之艱而愈見矣。知子路既有聞則知其事也。豈無所以為其事者乎。聞則悟其理也。豈無所以循其理者乎。蓋必有以行之矣。知行所以實其聞也。知之既真而不加以進脩之

以下四比疊暢可誦而區區未有心賣處故但點讀而已

論則其聞尚虛而子路不敢虛之也一聞之後而神慕焉而身體焉其心有入乎聞之中者矣行所以救其聞也悟之既深而不加以篤志之學則其聞（句未穩）猶棄而子路不敢棄之也一聞之際而奔赴之而踐履之具力有餘於聞之外者矣知乎路之真能行矣哉欲行者莫如子路必行者莫如子路而何以尚有未之能行者令夫行之欲速也不策以時則其志氣不果當夫初聞之際將行之頃其間固有必赴之時焉而子路以為不及其時也自恃為急於行斯必至緩於行自責以緩於行斯可以急於行故人以子路為已行而子路且自以為未能惟以為猶未也斯其行有獨赴於時之先

者知行之欲專也不迫以勢則其精神不聚當其既聞之後未行之先其間固有可棄之勢焉而子路以為已失其勢也自喜其行之易乃致其行之難自慮其行之難乃見其行之易故人以子路為即行而子路且自以為未能惟以為猶未也斯其行有獨棄於勢之早者知蓋定志之備積於平日而勵志之法見於臨時子路之未能行所以勵其志也夫行之時去聞無幾何妨稍緩其程乎而子路不敢也事遲於後則志懈而難圖事捷於先則志專而能致直欲於俄頃之際聞亦在焉行亦在焉不敢失於交臂則其情如有所未及耳養氣之功由於集義而作氣之用見之決幾子路

之未能行所以作其氣也夫聞之後行即隨之何必不差其候乎
而子路不肯也意主於退則氣衰而易竭意主於進則氣盛而猶
全直欲於瞬息之間既欲聞焉又欲行焉不肯停於跬步則其趨
若有所未逮耳力雖優而我以未能則前事自可速畢時甚暫而
惕以未能則後事自可進圖觀於惟恐有聞而子路勇行之心愈
見矣

賦得深樹雲来鳥不知 得深字五言八韻

鳥歸山光悦飛来入茂林不知雲欲掩却愛樹逾深密葉探
青影低枝畢綠陰無心初未覺有夢乍難尋碧靄淒虛照丹
霞向夕沉當風翻巧舌送月弄清音不畏羅猶設寧憂繳或
侵自然鳴得意天趣付幽禽

小試有此必列前茅機圓語暢固無憾矣然以先正聽題之
法律之此句須與下句合看方得神理耳抑桂林於此種題
此句似直是過脈語也
實不能道一字佳處自不免看不出處要不敢欺之意高明
有 其
可以諒之爾 此次校讀尊文頗多妥議正見其佩服處實
非口譽而心謗也抑鳳皇之鳴而鸞鳩議其不諧恐鳳不値
一哂耳

高郵舟中閱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賢者問楚之執政若有深慕（重）乎其人也夫子文在楚國執政之良
也子張蘇之以令尹殆有深重乎其人者耶首孔子作春秋其於
列國大夫賢則爵之（字）不賢則人之（微）獨楚之卿貳未有書其爵者（罕有襃辭）說
者謂其名號多僭故也乃一堂論讚既舉其字復繫以官其立心
行事必（有）迥異乎人者安得以南風不競而謂楚竟無人也如子張
問令尹子文是已夫子張何為而問也想其問達之心久已馳情
於名譽或者來遊南國得諸父老之傳聞而一語相稽夫豈忍於
邦家之彥問行之志素懷騁想乎事功或者尚論前人得諸旂常

首句不脱暑

切楚國官階法

讀書得間

爲仕字作襯

强對

爲己字作襯

之篡逆而一言相質夫豈遺於蠻貊之邦於是問諸夫子曰我聞
楚有令尹國之執政也令尹子文楚之國老也曾有三桓鄭有七
穆他邦之執政皆世及以爲常而楚之爲歷官也以策第則其晴
鄭矣夫子上則諫立商臣子囊則遺命城郢楚令尹勤勞王國敬
肅公朝其心跡多光明可道而以子文爲之更若越數賢而獨戚
其名也夫豈因次第而退讓與晉文作五軍晉悼作四軍晉僞之
執政必立貳以爲佐而楚之攝職也獨專專則其責重矣夫伯嚭則
用讒謀位子常則黷貨敗邦楚令尹媢嫉妨賢貪婪招禍所其責
行武闇昧難言而以子文居之固已異數子而無負其任也夫豈

照下新舊好有

議論

因權專而尸位與其先子文而爲令尹者有子元淫而多暴鬭般
殺之子文繼之爲獨難矣苟子元勤恤王家自可止伐鄭以紓國
難乃一則舞於宮一則毀其家是子元不欲子攘子文而子文勢
必代子元也冠令尹以于子文以有爲之前者而益彰也後子矣
而爲令尹者有子玉剛而無禮蔿賈病之子文舉之爲失計矣苟
子玉黷斂才智自必善治兵以樹國威乃一則終日畢而一則終
朝畢是子知深爲子玉惜而子文玉偏不爲子知地也繫子文于
令尹以有爲子之後者而益顯也其先有伯比之勳惟子文承其令
緒其繼有子揚之節惟子文樹厥家聲蓋子文以令尹而特顯故

必繫之以邑而令尹以子文爲獨優故復稱之以字試歷詳其行
而其爲人何如

意議波瀾都能照下而只於令尹
樹義空際盤旋杖不黏實斯爲善
用書卷者

扼重首
句
指道字
眼光直
照下文
人多忽略
在陳此獨
着眼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

聖人不欲居陳而興思歸之歎焉夫道之不行即在陳時可見也
夫子不願居之能不興思歸之歎哉昔夫子所在即道之所在也
其出也為道而出則其歸也即為道而歸故有時抱不可已之衷
而值不可行之境動有所冀之意而為無所待之辭則一言而志
決再言而神傷者其情良可悲已如夫子在陳有足紀者當是時
胡公不作誰備適館之儀貞子徒存聊誌班荊之雅弔皞墟之舊
穆然以思聞桓釐之災惆然以感況復冉求既召尚有見用之期
子貢猶留亦作相招之計觀此邦之不穀念故土之可依一則曰

沙漢魯胡
捷睽如遒
雖溪自是
薛筆弱撥

歸與再則曰歸與夫子之心為何如者耶蓋嘗慨陳之民情蕩矣
擊鼓奄而佚於遊有蒲蔺而期於遇誰復有貞其志者乎乃以徽
諸魯則宛邱貽荻株而泮宮自采芹藻也株林乘駟馬而泮水自
觀鷺旂也我其復我邦族與此也為鷺之值彼也為鷺之飛覺穀
旦于差之子仲遠不逮從公子遨之虎白也與其寄跡衡門孰若
退居闕里則一歸而可追順彼長道之徽與抑又念陳之國俗疲
矣不陂梁而役人惰有庾積而農夫嬉誰復有勤其力者乎乃以
求諸魯則如夏氏而築臺胡弗詣太史而觀書也從夏南而東衵
胡弗入故府而致禮也我其迴我輪轅與此也鴞萃于梅彼也鴞

直匹到雙
從成字文
變齊可
概
中二保陸
字裁後二祸
活左六字整
待家要為
變模方不
托稜

食夫黯覺墾田呂執之小人遠不逮脩禮以耕之君子也與其托
居泌水孰若終老東山則一歸而可希克廣德心之烈與莫患乎
所在之陋倘予美而心惻遇淑人而晤語何其志之陋乎雖君子
所居無陋而要其陋於地者易變而陋於心者難變也我曷不歸
哉膏我車與秣我馬與無小大而欽色笑之承較勝於無冬夏而
習婆娑之舞耳莫患乎所在之拘思美人而游泗期碩人而輾轉
何其意之拘乎雖君子所過則化而要其拘於遇者可化而拘於
識者不可化也我胡不歸哉返我旆與迴我轍與習禮容而取角
弓之觩自殊於侈博物而驗楛矢之砮耳雖樂飢棲遲陳之賢士

猶存則歸志或可少抑而成德達材魯之後生可造則歸思豈可
復羈噫吾道既不行於世而吾黨之小子尚可裁也則歸計誠不
可不決也已

立齋而與傳道之思自不得輕概見
向雍其點染烘托無一字虛空
斯為菩薩穎[illegible]

8 十室之邑　真州旅泊閔

室而有十具邑不可虛視矣夫十室至小之邑也乃夫子特舉之、
其可虛視此十室乎哉嘗聞詠榛苓者念西方歌蔽芾者懷南國
未嘗不歎山川秀靈之氣其蜿蜒磅礴而鬱積者每於廣大之區
驗之也乃若地處蕞爾人無幾何寄遙情者當無復致其慨嘆矣
然地不必擇人不易知豈得以比閭之狹小而遽忽視之哉今夫
民之聚居者非邑乎有大邑焉公卿所鎮以為食采之地者固有
千家之衆知百雉之城可見屋廬之周密有小邑焉司徒所轄以
畫井田之界都亦有百夫之多矣四卯之地可見宅舍之安蹟是

照下用空中布景法

邑之有室也固也而如其為十室乎十室則其地狹地形不足恃矣十室則其民稀民風不足觀矣雖然其可虛視之也哉大凡覽豪之蹟多在鬱萃之區知采聽之東里鄗風式微武城適市喧嚻何以名傳不朽乎而此邑何如哉十家為聯數成兩伍十夫有畛地亦同溝人或疑其褊而非褊也地褊而有覺其寬者固無庸都邑之奕奕矣自古隱遯之風多在荒涼之所旋旋每適滄郊金玉常懷空谷扇居窮巷何以聲著不衰乎而此邑何如哉墻下樹桑不踰十畝卽中有麥迴異十成人或嫌其僻而非僻也地僻而有覺其美者自不同虛邑之寥寥矣於是知大邑之中固未足以為

反逼下文妙以翻襯之筆出之

望也京邑則築城踰制費邑則藏甲婞公非不崇其垣墉麗其棟宇而高明之家保無鬼瞰其室乎惟兹葭蒼露白宛在秋水之一方而溯洄從之者早矣其為履潔之鄉也對此邑而流連豈以十室而鄙之也哉卽小邑之內亦未可以周洛也宛邱則婆娑鷺翿城闕則佻達其青衿非不矜其佩服飾其儀容而輕薄之風能免他人入室乎惟兹泌水衡門猶有棲遲之五畝而迂迴訪之者早知其為通德之里也過兹邑而慨慷豈以十室而少之也哉蓋邑而僅有十室似為甚少故采風而恐地之褊邑而苟有十室已為甚多故望氣而知人之聚必有忠信如某者也而謂十室可虛視

哉

賦得深夜月當花 得深字 五言八韻

香色未知處看看到夜深名花如有待皓月已來臨客影空相映芳心冷不禁幾回人自繞一望遲成陰露白橫空岫烟青起遠林夢方驚瘦蝶趣欲付幽樓禽休慮雲先掩何愁霧氣侵悠然相對處松下更彈琴

辭意圓密饒有書卷之澤

策其馬曰　高郵舟中閱

有所藉以示人者其言自可宣矣夫既已有言何必先策其馬也孟之反殆欲借以示人哉且人臣効力於疆場亦惟振策怒馬自誓死敵耳故果銳之氣不介而馳超軼之林絕塵以往勇於赴鬭者當必有以自表矣乃若敗亡之餘一身扞敵而於衆所屬耳目之地忍不禁揚鞭而語者抑又何也清之役師入齊軍右師先潰斯時也拔旆投衡誰為倒戈以禦旗靡轍亂疇能掉鞅而還而孟之反獨為之殿而將入門夫殿則尚何言哉入則更何言哉使其奏凱而歸則代師受名當戒先驅之疾如既斂軍以退則為衆分

謫難矜徐步之安乃必策其馬者何也吾觀其將欲言而先策其
馬且思其既策馬而即繼以言人情以口相答未必屬意而以手
相示不覺驚心反之所為欲言而先策也夫馬喪中林爰有求之
馬首欲東于馬瞻之茲非陷敵胡為策之若不及乎然上弗能謀
士弗能死反殆無可自陳矣言而以策先之則屬目者因以屬耳
自不結木之徒事呼號通人情以手指之不解其意之何屬而以
口宣之乃知其旨之所存反之所為既策而即言也夫乘其四騑
采芑發詠閑之四牡六月興歌茲非乘勝胡為策之惟恐遲乎然
不狃欲走郵傳先驅反於此更不容表異矣策而以言繼之則耳

提者即以面命更不若還濘之惟求救援爾且當日有敗而自矜
者孺子是也實先衆奔反誇能默而反何獨策而有言乎夫人即
不居功未有不遠罪反既殿而在列胡不賈其餘勇以顯其能而
乃言之不足又形之於手以分咎也哉當日有勝而不居者冉求
是也用矛之績顯於執戈而反何為策而有言乎夫人即不敢有
罪而求冒賞亦何至有勞而求罰反既殿而獲全何弗自誇丈夫
以宣於衆而乃驅之已迫又揚之救於口以取戾也哉吾知反欲
以自掩也故未見其在野以騁而第見其入國以馳更以自退
也故不慮其馬逸不止而惟慮其鞭長莫及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而反之不伐之心可見矣　中幅亙說處自見筆意
賦得錫我百朋　得用字五言八韻　餘頗平衍無新意
嘉客傳聲價　詩歌擬百朋　恍同君子錫　宛若賈人徵　歷落原
相貫　匀圓自共登　披星文疊疊　照月彩層層　一篋珠應滿　雙
聯璧詎勝　雍容賓欲送　珍重主來承　龜十從天祐　金三自地
增
聖朝勤樂育　士品四方升

以數典睽下筆意
踈茂入古

8　魯一變至於道　子曰觚不觚
聖人望魯以至道　而變道者又可慨也　夫魯周公之國也　一變斯
至道矣　奈何物之變道者多也　夫子故即觚而慨之　與且先王以
道治天下　大則存乎一邦　政教于焉可立　小即寓乎一器　名實取
其相符　流及後世　治道日衰　欲振其敝而煥其猷　反去其真而存
其號　聖人所以欲復秉禮之舊　而復致慨於世風之不古也　如齊
變至魯　固已　而魯則何如哉　溯昔元公制禮　一名一物　必致精詳
故伯禽受封　分之備物典冊　官司彝器　煌煌乎宗國之典型也　迨
其後泮林之弓矢　徒懸閟宮之豆籩　徒設　入故府而察稽舊章　雖

提

中構節制詞義
簡括精湛

在其名實殆不可問矣然而魯雖衰其本未可動也苟其一變則
至道不難耳魯所患者君弱臣強至於詆庶之俗則未嘗有奇技
淫巧蕩佚人心也故周禮猶存一變可復公家之制魯所患者人
亡政息至於會盟之際則未嘗以皮幣玩好結交鄰國也故淳風
未遠一變可復開國之模此夫子所以循名責實而深望其至道
也且夫道之所該者大矣哉國家倚以立焉器數賴以定焉道存
乎國則正名義以尊王守典章以法祖道之所為識其大也道存
乎器則立其制而不濫定其名而不易道之所為識其小也奈何
背古之風日甚趨新之習日深而逞其私智者方且變禮易樂裂

東

冠毀冕而不知慣豈特一國為然哉蓋即一器之小而亦無不然
矣夫子所以即觚不觚者歎之也斵木為耜揉木為耒道之所寓
也然或以用顯耳若觚則以形顯矣乃變其形而不變其號幾同
餼羊之徒備空文網罟取諸離書契取諸夬道有可取也然或以
義起耳而觚則以制起矣乃制既變而名仍不變幾同鐘鼓之空
懸樂府然則魯至今日不幾與觚不觚者同哉噫一國之衰欲以
道正之而無如卒不變也一器之壞欲以道守之而無如日以變
也觚變則不得為觚魯不變而尚得為有道之國哉

賦得煮海成鹽 得鹽字五言八韻

煮海齊民術。熬成即是鹽。凤沙功始創。管氏法尤嚴。像虎形偏幻。飛霜結更纖。牢盆傾自滿。薪火化還炎。黑白形原異。酸甜劑欲兼。水晶凝浪疊。積雪憶氷黏。萬竈風煙接。千村國廩添。調梅供鼎鼐。

聖澤荷羣霑。

因題立義處、大方不墮纖佻之習

○吾亦爲之

紗帽洲渡江閱

聖人設言所為若亦無避於執鞭焉、夫夫子之所為寧在執鞭乎、設言求富則亦姑為之耳、且君子決所為以制行。未嘗有苟且之心也。顧為於分中自當正以持己。而為乎分外無妨變以狥人。非必苟且於為也。胸中本無此見。目中自有此途。則亦何妨降格以相就耶。如執鞭之士固至賤者也。然而以此求富則必有為之者矣。君子不為賤隷。彼為之者固營逐之心也。而何以責之吾也。大人不親瑣事。彼為之者固鄙俗之人也。而何以問之吾也。吾非求富之吾。則吾非執鞭之吾。吾又何必為之。吾又何肯為之。然而人

頓挫

既以有所求而為之矣吾苟有所求也則亦為之云爾大凡為之之心必審勢之所在趨承不必大惠而求之必盡者此特慕勢者所為耳吾顧存慕勢之見乎然而作史爰平料量為臣徒望尼谿向者干祿而來固當有以為之矣勿謂得富不因趨勢而設一事以相偪者覺世人趨勢之情亦可姑驗之於吾也已為之之加必逐利之所存營競不必遠圖而求之必勤者此特謀利者所為耳吾豈存謀利之心乎然而委吏曾司夫會計乘田爰牧夫牛羊向者為貧而仕固嘗有以為之矣勿謂致富不需營利而設一境以自揣者覺世人營利之懷亦可聊試之於吾也已有不得不為者

屈節

小試

二比鏡有波瀾意度

親老家貧而祿仕以代養者有之然而奉檄之心固異執鞭之士也鄉朝士用以正朝條狼用以誓衆而茲之求富而為者習迴異抑朝廷之紀矣世無妄生慾心也苟其可倖吾亦早為之耳傳巖之版築也朝歌邑之屠牛也古人微賤之中夫亦何所不為哉有不肯不為者全身混跡而處賤以涵名者有之然而抱關之吏固異執鞭之士也夫官府假以用刑先驅持以趨辟而茲之求富而為者固僕等於皂隸之餘耳世何甘心賤役也苟其有得吾亦試為之矣百里之為媵也夷吾之學賈也彼其汙辱之行夫又何以可為哉噫為之有得吾亦寧辭其況瘠為之無益吾固自厭其徒勞

如不可求則從吾所好而已矣

賦得水中雁字 得虛字 五言八韻

秋雁排行過參差字蹟疎飛由天際迴影落水中虛萍泛疑
蝌蚪篆橫斜亂系魚浪来文作滅波静跡還舒鐵畫非鐫椽銀
鈎欲認漁映池疑草墨遵渚見雲書匹練真堪寫輕帆亦可
歸西風回筆陣明晰在清渠

梅柳有情宛合語氣

得解

扶出題根筆鋒犀利

巫馬期以告

事有兩疑不得不以告矣夫夫子之答必有故也司敗之詰不為非也事有兩疑期也安得不以告哉且君父之大禮教之重此其間原無不可告人者惟是議禮之餘兩有所據既不可因師以議人之非尤不得因人而議師之失或謂可以已意叅之殊不知議人則害理議師則傷道俱為失禮之大者所以賢者於此不敢以意斷之而第以言述之也如司敗問昭公知禮孔子既以知禮答之而司敗遂以取吳一事詰巫馬期矣君子不黨君子亦黨是隱隱誹議孔子也然而師則何可非也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是明明

屹立作主峯
迴環駁詰得繫鈴解鈴之妙
剔入

指斥昭公也然而禮固不可廢也維時期幾無以畬之矣而竟以告者何居蓋宗經執義當辨本末之施而不可言者在君臣之分徵信質疑當諳是非之案而不可論者在師弟之交將謂司敗之言悞乎娶同姓為知禮則已先害禮其何以詰司敗也既不能詰司敗之非又不得指夫子之非以謝諸司敗則難為置辨計惟有述其辭以告而已將謂夫子之言當乎稱孟子為知禮則已實失禮其何以全夫子也既不能全夫子之是更不可言司敗之是以形我夫子則難為曲護計惟有致其意以告而已且夫期豈無為而告者哉其在司敗援不黨之說以難聖人直有辨之不得者司

更剔入一層
對尤妙逼下更緊
撇去常解
顧上一層
起下一層

敗之心期未[苟]必知之也即使知之究[自]不得取一時之給以強詘秉禮之談且使司敗仍有辭於夫子也惟以告焉俾夫子自答之而吾責謝矣具在夫子存相隱之懷以畬司敗固有擧之不得者夫子之衷期未[苟]必諒之也即使諒之亦[尤]不得解尚口之窮而直陳尊君之義且使夫子終有愧於司敗也惟以告焉俾夫子自解之而吾意伸[盡]矣是非有所激而告也期固深服司敗之言第不肯隨聲和附而以一告謝司敗之所以進之也亦非有所疑而告也期殆陰識吾子之意第不欲更端辭難而以一告觀夫子之何以處之也惟然而夫子不得不自引其過矣

賦得王言如絲　得絲字五言八韻

王言昭渙號播告大哉辭秩秩音如玉條條理似絲龍纁裁
錦軸鳳綍捧綃幃太素寧繁縟宏綱永繫維千行麻勅寫五
色縹囊披黃絹休誇絕青紘自有儀書紳常用戒挾纊更相
遺矧聽
綸音下尤深願望思

過峽題不得呆衍本位文跟上兩層來
脉層、詰駁以隱起下文聖人受過地步
辭意清快絕倫

必使反之　　維揚舟中閱

聖人取善於歌可即使反以觀焉夫歌亦何必使之反也能一聞
其善夫子必使反矣其取善之心不可見哉今夫人乍見一善而
漫曰吾已知之其心亦太疎矣蓋理不細繹不能契其微也道不
推詳不能察其精也苟欲究其原委則必審之又審斯其精微可
以畢見爾如子與人歌亦其常也而其中乃有善在焉夫意思反覆之
後雅頌既得其所矣豈其猶有善焉足當細玩者乎而夫子之心
方以為必當細玩者也即師摯之師始關雎固盈於耳矣豈其猶
有善焉必待詳觀者乎而夫子之意且以為必待詳觀者也則見

以下生面獨開

其反之矣反之在人而使之反者則夫子也人或以為偶使之反而夫子則必使反之者也歌合於律反之乃可以詳其律陰聲陽聲典同所掌者必使之曲盡其妙則聽其高而知不失之碍聽其下而知不失之肆所謂据中矩句中鉤非審律者不能默識其節奏也反之所以審其律也歌達其情反之尤有以暢其情如怨如慕知音所賞者必使之盡寫其神則樂心感而不嫌其為淫哀心感而不嫌其為傷所謂宜歌商宜歌齊非合情者不能深契其衷懷也反之所以合其情也且春秋賢士大夫其與人歌而不使反者多矣季札觀上國之風趙孟聽鄭卿之賦雖詳知其義究未嘗

層層襯貼乃見情文相生之妙

筆有遠神

對義俱極穩稱

反以相求耳吾觀歌謠而或以雅名歌謠而或以頌名此固變其節以合之也今之反求於人者不必變其節而循環不已善乃悲暢其機矣由斯道也朱絃疏越玉磬依聲一唱三歎之際其尚有遺音哉戒吠尨而詠常棣譽嘉樹而頌甘棠雖實獲我心亦未嘗反而相叩耳吾觀工歌鹿鳴之三笙奏南陔之三此皆按其譜以繼之也今之反叩於人者亦若按其譜而雍容不迫善更深洽於心矣得其意也止如槀木端如貫珠一彈再鼓之餘庶幾無倦聽哉是嘆夫子之能擇善不以己意參之而愈求其益乃足見聞善則拜之風抑乃見夫子之不掩善不以小節忽之而益致其精

自可徵取善於人之量何也反之以為和之之地所以必先使也
二歌如是其他可知矣 後幅善用書卷波瀾層疊斐然可觀

賦得黃流在中 得中字五言八韻

鬱鬯何由薦芬芳玉瓚中黃流君子象寶器聖王崇元酒尊
應别金罍酌詎同包茅先取縮明水莫疑空青飾光相映朱
涵色更融香浮煎秬黑灌徹燃蕭紅蘊美文還見含章氣自
通雅歌欽
帝德茀祿降無窮

和題緊

醒

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 維揚舟中閱

聖人自居於為誨賢者還念夫弟子焉夫所謂可者非聖仁之云
而為誨之云也乃公西華遂念及弟子矣亦善體聖言者哉且聖
人無自矜之念而吾人有自省之心其機固相待也故降格以求
若難安於所造而聞言有悟遂還證於當躬此其意在夫子曲傳
之在門人默會之矣如為不厭誨不倦豈聖仁之云哉夫子無行
不與無隱乎爾其為也惟弟子見之其誨也惟弟子受之今之所
謂殆可與諸弟子共喻之也唯然而夫子之意彌謙矣能為能誨
亦盡人可以踐之而子若曰高深之域每難遽切近之圖或易致

吾欲云云庶幾默以自證已矣不厭不倦必盡心乃可副之而子
貢曰純全之詣常恐跡黽勉之功罔敢忽聊復爾爾猶難據以自
安已矣且夫不厭不倦之境豈易云者哉蓋在夫子就人之所推
而高卑揆其位置所謂不厭不倦匪曰仁聖也以天德之渾全自
托於人功之奮勉以為吾第守其卑者思之未可謂甚高也而謙
退為懷不禁曲達於言辭之表而在門人審己之所處而淺深微
以相參所謂不厭不倦即其仁聖也以共赴之脩途已足見獨臻
之至詣以為此雖舉其淺者繹之亦可謂至深也而依歸有素還
嘗反觀於函丈之旁維時公西華聞之不覺振振有詞也蓋於是
見夫子之心純矣為之誨之之時苟非究心于所云其能不厭倦
乎正唯心徹其精微乃有此精微之謂也而弟子之資禀何如者
又於是知夫子之力全矣勤為勤誨之時苟非得力於所云其能
不厭倦乎正唯力臻於篤實乃有此篤實之謂也而弟子之造詣
何如者然則夫子之不厭倦正其聖仁也公西華所為驗之于弟
子哉蓋夫子方自求思勉之功故為誨尚徵其易而公西華已動
反躬之念故不厭倦愈覺其難迫實指其不能學而為誨即可以
謂聖仁矣

扣題處尚見清醒

賦得車在馬前得前字五言八韻

車。進原隨焉。如何反在前。攻駒應顧後。導路乃當先。磬控知
無礙。經環識有緣。三驅方學步。四牡詎寧肩。莫慮韋羊觸。寧
同脫兔旋。兩驂添雁侶。六轡益琴弦。不用輕施勒。休教驟着
鞭。循途從此熟。善學禮經傳。

細意熨貼

鑄題有力。妙不溢下

改作二小比。頓出巍巍首句。方不脫略

○8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稱二聖之巍巍。可即徵之有天下焉。夫舜禹之德。固巍巍矣。乃其
有天下。又何如也。不可即此以徵之哉。且夫人天質之美者。一旦
居於高位。未有不重其所有者矣。蓋性雖醇。而功名之相乘者衆
也。量雖宏。而富貴之相試者多也。惟聖人性情度量。偶處絕之
地。而功名富貴。乃可以卒然投之。故聖德之崇。可仍即所有者以
驗之。爾今試思三代以上。五帝以來。有天下者不乏。今主也。求其
性情處於至高。度量極乎至大者。其惟舜禹乎。世徒覩洪水之平
而稱其功。觀中天之運。而稱其治。抑知功不自舜禹始創也。治不

用轉筆支離不達
不如刪去徑用直接

翻筆英鷙

竝承文武聖神而起

獨舜禹爲然也蓋其德固有莫與京者乎巍巍乎雖然德苟甚崇而無以擬之恐其不顯也德已至極而有以形之所以愈彰也試觀崇高莫大於富貴然孰過於有天下乎且孰過於舜禹之有天下乎何也舜禹固匹夫而有天下者也前乎此而有天下者如皞氏以龍紀炎帝氏以火紀黃帝氏以雲紀聖王受命莫不有天眷之祥而未有如舜禹之奇者也五典克從雷雨弗迷於大麓九疇既錫平成告績於元圭是豈預期其有哉天命之矣彼夫赤烏流火之符群臣拜手而頌之史官珥筆而書之播壇墠而示子孫以爲天心攸屬我邦家所爲長發其祥者也況乎舜禹之有天下實天與之以禪讓也後乎此而有天下者啓曰吾君之子湯曰僕予之后武曰僕我周王聖王開基莫不有人心之附而未有若舜禹之興者也一年成聚從之服畝之中八載告功屬之罪人之子是豈自求其有哉人服之矣彼夫簞食壺漿之事朝廷嘉獎而宣之閭巷歡忻而達之告四方而垂萬世以爲民望攸歸我國家所爲其命維新者也況乎舜禹之有天下固民歸之於側微也富貴豈無偉致而人所共推者恒在成功之後誠以有之不爲過分也試觀三十登庸職稱而後受終文祖九州永奠功成而後受命神宗何勤勞之若是乎二十八載十有七年功豈不巨則此日之所有

反掉亦警妙
放起下

乃自閱歷中来也不然帝嚳則孫繼祖矣帝堯則弟代兄矣乃積久而始克居攝豈不難哉尊榮豈不可期而人所共驚者恒在意外之遺誠以有之出於不料也試觀汝陟帝位升聞忽協重華汝揔朕師祗承獨敷文命何顯榮之如斯乎朱則為賓均則為客遇亦何常則此日之所有乃非意計所及也不然四岳亦能庸命矣皋陶亦邁種德矣乃交盈而遂登大寶豈不易哉如是而不與焉其真巍巍乎

筆陣縱横詞條豐蔚有沛乎莫御之勢

謂門弟子曰

聖人将有以示門人因即所聞以謂之焉夫門弟子於達巷黨人之言亦既共聞之矣乃夫子必有以謂之非将以示戒勉之意哉且聖人有門弟子平日進而謂之者詳矣盖夫子之所以為教原不在人所震驚之處而門弟子之所以為學則多在人所推重之端故遺其心體而得其藝能他人所共見者皆門弟子所嘗為者也夫子知憂之乃即聲譽之來以示戒勉之意說在聞達巷黨人博學無成名之言而特有以謂之焉何則聖門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皆以夫子為多學而識之者也惟其以夫子為多學則

四此皆先敘子之侍次入門弟子次列而弟子名次無謂守似亦未検

必拘此而致其加而或以此而受其病往往騖外而不備內勤事而不專心其於達巷黨人之訪必且以為知孔子而必當學之者也夫子知之而因有以謂之豈無意於其間乎且夫達巷黨人之所謂博學者何哉一則徵其博文夫問禮老聃問官郯子既素熟禮經詢樂萇宏學琴師襄又兼明夫樂律此非門弟子所習見者乎推其好古之勤見金人則誌三緘問虞夔則辨一足何其無所不詳也是以學其博文都商也言詩偃也習禮知博而不知約者多矣夫子借黨人之說而謂之俾知博文之不可自恃焉耳再則徵其博物夫商羊舞殿萍實觸舟占驗徵於謠俗大骨專車楛矢

貫隼致覈稽之史書是非門弟子所熟知者乎推其察物之神窮井則知土怪為墳羊入館則辨皂衣為大鯤何其無所不燭也是以學其博物者回知馬逸參感貍殘能博而不能專者衆矣夫子因黨人之言而謂之俾知博物之不可自矜焉耳一人第見委吏有司而不以數名乘田有職而不以牧名辟萊兵戮侏儒而不以勇名抑知夫子之才惟德以運之乃能無所成名如此也而問弟子則學其才而未知所以用才求之藝也由之勇也非以一謂抑其馳騖之見何以使之據於德哉一人第見弋鳥嘗為而不以弋名釣魚曾習而不以釣名勇復孟諸足躁狄兔而不以力名抑知夫

子之技惟道以該之乃能無所成名如是也而門弟子則學其技而未審所以藏技知賜之言能也牢之言藝也非以一謂導其鞭辟之功何以使之進於道哉一然則此一謂也既可作自警之箴亦可作相規之論一堂戒勉之意盡寓於其間知向使存之心而不宜之曰彼門弟子者孰知博學之不如執也哉

賦得曉窓分與讀書燈得燈字五言六韻

試看新火好繼晷自宜焚窓外人來也燈前我獨分移光憐束編揺影惜添紋達旦因稽古通宵為校知然藜方得借鑿壁不須勤一寸催詩速三條待曙殷餘輝情誼客相照意同欣轉瞬鄰家去銀釭色尚薰

此文立意精卓遣詞富麗桂林心折〻至第後の比上半皆似博学無所成名文下半又呈一節題斷制語尚有可酌耳又如并斥顏曾為博而不專財文雖不過優孟亦疑抑語有之粧龍像龍此等處亦須有分寸也

世愚弟許桂林謹識

領脉清晰

8 君子多乎哉　　邵伯球舟中閱

欲以多能槩君子若有不容遽決者焉夫君子非僅多能也夫子
既以多能自處而轉念夫君子其能遽決之歟若曰今之推重君
子者謂其博聞强識大抵以多為貴耳如果以多為貴也則誦詩
讀書不必折衷博學詳說不必反約無取乎少其少也惟取乎其多
也如是而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吾幾無以相信矣如我之多能
固鄙事耳其遂足以為訓哉雖太宰或據事言之而推聖于多能
抑知聖自有其德多能豈其急務乎則合多能于聖者夫固重視
乎其知也乃賜也又加意言之而別聖於多能抑知聖既有其學

含蓄有味

多能不已兼綜乎則雖多能于聖者亦非忽視乎其多也我不敢言聖請以學聖之君子言之君子其果多乎哉天下之材技惟君子能盡之耕漁卜筮之流雖小道尚有可觀君子固未嘗病其多也殆有統貫之者矣其本植而名以成其道大而業以著如曰君子之才必以多而始盡也有是哉君子乃以務博為全功哉千古之名物惟君子能通也山經海誌之書雖荒遠亦可周知君子又未嘗傷其多也殆有神明之者矣文可博而力餘于知物可博而識餘於物如曰君子之智必待多能而後通也有是哉君子乃以好古為絕詣哉吾見夫鄉曲之儒識見拘墟不足徵也乃列聘侯

辭意開展

邦如吳札衛瑗之儔亦豈以多聞多見為能乎試思易以一畫闢其原而六十四卦之義即變化而不出于範圍焉如必以多自神則是揲蓍演策之流亦將共附于君子之林也我且無以相信矣吾見軼近之士耳目狹陋未足據也乃曠覽前代歷虞夏商周之世亦豈以多材多藝為能乎試觀天以北辰居其所而三百六十之躔即參差而莫離乎次舍焉如必以多相炫則是宣夜周髀之術亦將共登于君子之堂也吾更因以滋惑矣蓋多能非可自滿當進思夫大德不官大道不器之規而君子自有實修寧藉口於兵刑不知錢穀不知之輩果多乎哉殆不多也賜也應知以聖為

多之未善○太宰亦當悟以多為聖為多之已過矣○

辭氣蘊藉究合題情

紗帽洲舫中閱

8 豈不爾思

有自解其不思者詩人之飾詞也夫已實有思誰復謂其不思者
乃詩人必自明之何其善為飾詞哉意若曰天下惟忘情者為無
思耳○而出於深摯者衷之東懷則合而致其歡者亦別而致其慨也○
乃或身既不接○心自難通而因謂予不思噫彼先未察其形○而遽
沒其理○得毋已實不思而反以之病人也○耶如唐棣之華有偏反
之狀噫華固無思者也○華無思而若有思寧人有思而反無思乎○
予蓋不能忘情于爾矣聯同氣之親○而興歌鄂韡爾不能若是恒常
駁也○素托知己之交○思有相違之迹○則以一思展其意○而不啻為邇

口角尖利

頓清不思一層方能折出豈字

二比純以頓挫見筆情

豆光僾欣兩美之合而載詠彼穠爾不能若是常覯也慨別離之已久悵情意之方殷則於一思寫其懷而不啻為琵琶之鼓爾非吾所思者耶乃爾耳同悲莫甚于生別離予矜有歎何以不聞嗣音也殆其不思而人且曰愁必生于常相憶萋草有懷何以未逢適願也殆其不思雖然予豈不思者哉思生于心而處身未接而思已通之惟其心之運於虛也予果無心哉予而有心與爾已深結於心評之際矣乃以阻吾思而遂謂不思爾雖不知予何妨稍為見諒也謂予思而不遂則可耳若因吾身之不接而并沒吾思也予豈無心者思感於情而變形雖隔而思能達之惟其情之參

隱含空字而仍不犯手

以變也予果無情哉予而有情與爾早默會于情來之候矣乃以拘吾思而即謂吾不思爾或不思予何竟忍以相料也謂予思而不見則可耳苟因吾形之尚隔而遽掩吾思也予豈無情者以吾意中之人或不止於爾而思之所屬則非爾莫與也夫聲氣之通有錫以百朋者矣有貽以一束者矣往來者尚不廢思而況吾之於爾乎即如中也之麻麥也陂上之茄蘆也彼其托諸比興夫豈不用婉轉之思哉即爾平昔之交亦不僅有我而思之最深則惟我所獨也夫情懷之感有投以桃李者矣有報以瓊玖者矣贈答者尚必有思而況吾之於爾乎秋水之溯洄也南山之薈蔚也彼其取諸

景物彼其夫豈不寓深長之思哉蓋兩心素合故不思而不能兩
兩地難通故雖思而終隔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賦得偏其反而 得而字五言八韻

唐棣華何感詩人興每移作偏如欲合徐叔反又將離弱蒂隨
風轉新葩帶雨歌淡雲遮半面落月寫幽姿韡韡聯羣鄂裳
裳艷別容粧愁懷人愁已矣俟我歎乎而此際空來看誰憐有
所思路遙終不見聊復折瓊枝

善用頓跌之筆故能曲取題神其情
致纏綿亦得風人之意

雜錄

8 紅紫

間色之非正也人所易溺者矣夫紅紫間色非正而易以溺人者
也鄉黨故特書之且易著南離之象傳詳北陸之文久矣夫朱與
黑之可貴也乃有異色焉混正色之真迴異五采之備而成繡合
兩色之迹且殊六色之間而成章彼其近朱而戾朱變黑而奪黑
者求合於人情而不知已顯悖於正道也君子不以紺緅飾固已
吾聞君子之衣雜事為大其次雜色南方之色有朱自八月載績
以朱我朱孔陽以供公子邠風詠之以為非是莫與章也非方之
色為黑自仲秋獻裘而後大黑之裘以祀昊天周禮詳之以為舍

點次簡淨

烘襯有色

是不為貴也此正色也而乃有色焉爲離明之火反離以允説之金其色鑿何曰惟紅是抑且有色焉以水潤之幽忽變為火炎之顯此何色也曰惟紫是玫鍾氏所司朱湛丹秫染事基焉試觀青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列采寧無次第乃自紅之色彰而新可易故矣疑於赤第較之韎而猶殊擬之素縓復與縞而有異彼再染爲赬三染爲纁近於紅者亦多而紅則尤鮮妍可愛也觀茅蒐之而漬恐反勝渥丹之飾已稽慌氏所治涚水漚絲湅時審焉試觀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布色各有區分乃自紫之色顯而淡不勝濃矣元冠有緌魯君因茲變禮狐裘可裼衛監用是僭儀

對勝説得有

關係

彼五入為緅七入為緇近乎紫者不少而紫則尤穠豔可喜也覽藐茈之而濡恐更勝緇布之文已若是者其溺人也深其悖正也大南方之間色有絳有璊非不新奇北方之間色有騮有蒨亦為華美乃不意紅紫出而奪其餘也彼綠衣曾嗟於女治綦中亦詠夫我顧而茲之紅紫則設色更新矣日月山龍曾為畫繪藻火粉米亦著黼黻茲不幾與之混也哉我周尚赤夏黑殷白尚鄭與齊吉事尚元凶素蜡黃亦豈可亂乃不意紅紫勝而據其上也彼采綠則盈夫一匊采藍則盈夫一襜而茲之紅紫則染人愈巧矣坤之黃也含章著美賁之白也束帛可尊茲不幾與之參也哉

二者既易溺人心尤易亂正夫子雖褻服不為盖以雜色也記者於
是乎書

烘襯渲染妙有書卷之澤

賦得文以意為車得樞字五言八韻

自古文行遠皆緣意作樞試看車以載乃使物堪輸金玉標
精選風雲騁坦途名實先路導大雅待輪扶警策施由御周
行亦有模指南心不惑同軌法無渝筆或能扛鼎船還想得
珠賡颺逢
聖治遵道任馳驅

周官粘義

齊必變食

記齊之變食舉盛禮也夫齊食何以變為齊故也殺牲盛饌以養
其身不有賴於盛禮之舉乎嘗攷周官膳夫掌王之膳羞王日一
舉而齊日則三舉明乎禮之獨變也盖禮以少為貴者則變而主
其減而禮以多為貴者則變而主其盈齊日之舉所為以變焉者
昭其敬也故自天子行之而臣下罔敢違焉如鄉黨所紀夫子齊
必變食是已吾夫子為魯司寇大夫也聞之禮大夫無秩膳又曰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皆所以明有節也雖子為國老而異
粻宿肉以外亦不敢有加焉茲何為為於齊而獨變之哉盖進食

先王之制祭
祀必以己之精
神徹於幽冥
祇具文而已
意存之義
此文發揮
特追立補
程經之闕

徹食之餘品味有恒固以不變者守拂經之戒而散齋致齋之際膳膏特異尤以必變者無養正之方是故殺牲盛饌以昭大禮齋必變食其義有深焉者何則食以平其心而變食則尤有以養其心醯醢鹽梅宰夫之所和者特豐其物則養吾心之和而後致愛則存養吾之心之敬而後致愨則著所為思其居處思其笑語非心之精者不能也變食所以致其心之精也一食以行其氣而變食則尤有以養其氣膷臐腥羶庖人之所治者特厚其味則養吾之陽氣而後臭陽達於墻屋養吾之陰氣而後臭陰達於淵泉所為僾然有見愾然有聞非氣之盛者不能也變食所以致其氣之盛也一且夫變食之禮視祀典則有殺視常膳則有加一徵諸楚書之紀焉君祀以大牢而舉以特牛卿祀以特牛而舉以少牢由是推之大夫祭用少牢則齋用特牲可知也祀隆於舉所以盡仁孝之心舉損於祀所以別幽明之義一徵諸玉藻之文焉天子日少牢而朔月大牢諸侯日特牲而朔月少牢由是推之大夫常食脯膾則變食特牲可知也以天臨人故聽朔必重其儀以人格神故臨祭必備其物一乃說者謂齋不飲酒不茹葷夫齋必沐浴沐浴必進

馬鄭注經
或刪或補
皆有辨證
故此文亦云

有葷與桃 大夫去葷也

膳於大夫有葷與桃此不可為變食也惟當齋之時絕肺以祭重特殺也解體以升示專饗也飯則簠簋加二羞則豆籩

先王之制祭祀必以己之精神徹於幽冥非具文而已變食之義亦文發揮特追並補禮經之闕

徹食之餘品味有恒固以不變者守拂經之戒而散齊致齊之際膳膏特異尤以必變者無養正之方是故殺牲盛饌以昭大禮齊必變食其義有深焉者何則食以平其心而變食則尤有以養其心醯醢鹽梅宰夫之所和者特豐其物則養吾心之和而後致愛則存養吾之心之敬而後致慤則著所爲思其居處思其笑語非心之精者不能也變食所以致其心之精也一食以行其氣而變食則尤有以養其氣薌臊腥羶庖人之所治者特厚其味則養吾之陽氣而後臭陽達於牆屋養吾之陰氣而後臭陰達於淵泉所爲僾然有見愾然有聞非氣之盛者不能也變食所以致其氣之盛

爲鄭注經或刪或補皆有裨世教世文亦云云

也一且夫變食之禮視祀典則有殺視常膳則有加一徵諸楚書之紀焉君祀以大牢而舉以特牛卿祀以特牛而舉以少牢由是推之大夫祭用少牢則齊用特牲可知也祀隆於舉所以盡仁孝之心舉損於祀所以別幽明之義一徵諸玉藻之文焉天子日少牢而朔月大牢諸侯日特牲而朔月少牢由是推之大夫常食脯膾則變食特牲可知也以天臨人故聽朔必重其儀以人格神故臨祭必備其物一乃說者謂齊不飲酒不茹葷夫齊必沐浴沐浴必進禨進飲且膳於大夫有葷與薌此不可爲變食也惟當齊之時絕肺以祭重特殺也解體以升示尊饗也飯則簠簋加二蓋則豆籩

鼻吉呴台

益。四。蓋將實其志氣以交乎神明。不可不有以養其身也。否則質明。行事。晏朝。而退。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然則饗食之禮其可少乎哉

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必守之義。乃見精確 陶山讀

果實與火熟並列爭出 相接

○瓜祭

果實有瓜可與熟食並祭焉。夫瓜非熟食。似可不祭矣。然必與蔬食菜羹並列。殆亦有報本之思耶。嘗讀禮曰瓜祭上環。明乎食瓜之亦必祭先也。第食有果實火熟之分。則祭亦當有果實火熟之別。乃吾聞食果實者後君子。火熟者先君子。而祭之先後則無聞焉。是知瓜之與蔬食菜羹。其當祭之義。維均也。或謂食雖蔬粒食也。必有先農之神。宜報其奏庶艱食之功。若瓜則不同稼穡也。則雖不祭亦何傷。羹雖菜熟食也。必有先炊之神。宜報其順時行火之績。若瓜則不待燔炮也。則雖不祭亦何害。乃[illegible]亦必與蔬食

新丹二義
好有祖佐
叙呂以五
產人並穫
章直內

菜羹並祭者何也瓜之為物也取乎新瓞瓜之綿爾雅詳之其物
第繼先歲之緒耳要非所論於五月乃瓜也我觀詔農登黍之時
蓋以含桃果之先熟者尚可薦于寢廟寧謂小也杞包有隕而不
以祭乎雖副之華之夫子不容僭其禮而臚諸籩實有較異於天
瓜之類者是可以其新而祭之也詩所為詠緜緜之瓜瓞而推本
於民之初生者明乎其得天氣之最先也瓜之為味也取乎甘王
瓜之生月令紀之其味尚感火行之苦耳要非所論于八月剝瓜
也我觀徵野取荼之備圃有見杏果之珍異者尚可用之加豆寧
謂小之在栗有敢而不以祭乎雖巾絺巾綌夫子不敢越其儀而

采諸場人有特別于土瓜之種者是可取其甘而祭之也詩所為
歌唪唪之瓜瓞而溯原於有相之道者明乎其得土性之正中也
且夫祭之與食羹同者其禮也而祭之與食羹異者其物也春秋
冬夏之時食各有主而瓜獨不與焉何以與食並祭乎蓋食以每
飯不忘而瓜以因時必薦為念糲十粺九之供尚有需於釋烝之
加而七月食瓜乃與白黍黃粱俱進此不齊以黍雪桃之意也夫
子以反始之義祭之可以補內則之遺矣金木水火之行羹各有
配而瓜亦不與焉何以與羹並祭乎蓋羹以居右為宜而瓜以食
中為美為念采藻采蘋之潔尚有藉于錡釜之湘而疆場有瓜乃

與昌本深蒲同薦，此不節和羹用梅之法也。夫子以從朔之義祭之，可以詳小正之畧矣。蓋君子不以美沒禮，故瓜與食羹並列，而自無異大君命祭大賓衍祭之文，而君子不以菲廢禮，故瓜與疏菜同陳，而更無殊祭爲少施祭爲漁人之敬。觀于祭必齋如，而夫子不忘本之意可見矣。

亦然上達常禮，聖人之禮稱或在必齊

此非聖人，必不而他人不然也。爲案一條

賦得月離于畢 得占字五言八韻

星月原同氣，交輝象可占。離從天畢著，道爲雨師淹。風起金方肅，雲來水色添。有棣將掩兔，主弋自驚蟾。已過旋頭見，寧移觜口潛。光華如鏡滿，芒角似叉尖。馮相休觀望，元冥已戒嚴。滂沱施惠澤，一夕慰窮檐。

熟之

月畢分疏合互，皆典雅可法

渾含乃得題之
真旨
倒含下句而入

孝哉閔子騫

聖人賛大賢之孝即以所聞者賛之焉夫孝哉閔子騫夫子聞之熟矣即引所聞者賛之豈必有溢辭耶若曰吾儒立身行道惟孝為至重耳有其名而無其實者非真孝也今有人焉實足副名名隨其實而至性所發且有莫能掩其一端者吾也聞之已熟而不覺同深慨歎之情也已如閔子騫在吾門吾知其孝何必據吾所聞哉然其孝聲達於閭巷孝行立於儒林茍非實有所脩何以彰彰動聽如是吾既見其人矣吾又聞其語矣曰孝哉閔子騫大凡孝子之行每有事跡之可據君陳以施政為期蔡仲以蓋愆是勗

撇筆超脫
渾舉如題
隨襯隨撇故
詞不枯而意不
滯具見筆妙
融入處變一層
自不着迹

何以閔子騫之孝獨無可證之事哉夫由也負米忘勞參也耘瓜不怨而以觀闇闇之象孝行終莫可指名是殆以誠格而不以事著者也孝哉非是人莫與屬也閔子騫也大凡孝子之懷每托咏歌以自達南陔白華循厥職蓼莪蒿蔚歎其勞何以閔子騫之孝獨無自述之辭哉夫偃也規以敬養商也喻以色難而以觀譪譪之容孝思終未嘗表白是殆由性生而不以文見者也孝哉非是人莫克承也閔子騫也孝為常道而有時出於變者固家庭之不幸抑知惟其孝也斯勿問其常變也夫履霜有伯奇之操凱風有七子之歌古有孝而遇變者矣若閔子騫之孝初不知其為常為

通篇只還他渾
淪語氣

變也不然德行之科既與顏冉同列學猶如此而況孝友之誼也哉孝為順德而有時出於逆者尤人子所痛心抑知惟其孝也更不計其順逆也夫行役有鴇行之嘆懷歸有陟岵之嗟古有孝而遭逆者矣若閔子騫之孝心已其忘其為順為逆也不然陳蔡之阨亦經窮餓之災師猶如此而況庭幃之地哉蓋惟其孝行之全故不必別而指之而統之為孝可也惟其孝心之至故無容泛以求之而實之為孝可也孝哉閔子騫人言若是豈有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哉

賦得鴻漸于逵得時字五言八韻

易著飛鴻爲秋風正及時翺翔非漸陸嘹唳獨淩遠排字來
何迴揮絃送自移天門開蕩蕩雲路繞遲遲燕雀回頭別干
磐振翮離欲冲霄漢遠不羨稻粱飽沙漠寧蕭索關河詎險
巇羽毛原最勁自可用爲儀

題句即係人言図圖贊歎並無指
實處寓意斷不容攙入文能還他
渾淪語氣用筆措詞俱極超脫

8 所謂大臣者　紗帽洲夕泊閱

因大臣之名而切指其所謂焉夫大臣之名必有其實以副之也
夫子切指所謂自有異於子然之見耳若曰今之人惡識所謂大
臣哉聲名所施則倚之以爲重位望所著則仰之以爲隆不知此
不足謂之大臣也惟實足以副名德足以稱位斯可紬繹其義而
恍然如見其人矣子問大臣而以由求當之夫亦未思於大臣之
謂耳大臣有大臣之局量急功計利之圖非局量也當其一室嘯
歌宇宙皆歸度內此可謂大臣之局量矣大臣有大臣之學問強
兵足食之謀非學問也當其千秋稽攷古今悉蘊身心此可謂大

議論都扣入謂字中故不占實

臣之學問矣。是故有其人而無其位。不可謂之大臣也。有其位而無其名。不可謂之大臣也。有其名而無其實。不可謂之大臣也。吾乃逌然於子之所謂大臣者。吾乃恍然於吾之所謂大臣者。開國創業。必有大臣以翊贊之。四友也則中內外共宣其德。十人則內文武並效其才。或謂開國之勳。實由主上之聖神。不知臣力可襄。夫帝方鴻圖肇造。不可謂非大臣之功也。觀於商周受命。必先叙夫功。宗則所謂大臣。自必能膺開國之勳者。守成繼緒。必有大臣以靜鎮之。桐宮既宅。伊訓紀於商書。洛邑既營。無逸昭於周史。或謂守成之業。必待朝廷之委任。不知臣心可洛夫君心。國祚綿延。不

劉切似宣公奏議

可謂非大臣之德也。觀於嗣主委裘。且聽命於元老。則所謂大臣自必能當守成之任者。國有世臣。故家貴族。邦人屬望焉。此特有其位而非所謂大臣也。守法度以致小康。維世臣可承其乏。而經綸以登上理。非大臣難展厥猷。故昭寅亮而咨其臣助燮理而咨其臣。謂之大臣。早以致治之任屬之矣。禹之平成也。皋之明允也。彼其垂功千古。孰不穆然思之也哉。國有權臣。位高勢重。一國共推焉。此特擅其能而非所謂大臣也。持危於未壞之前。維權臣可以補救。轉移於既衰之後。非大臣莫與匡扶。故討不庭而命其臣誅不軌而委其臣。謂之大臣。早以戡亂之畧望之矣。方叔之謀猷

也召虎之旬宣也彼其立功一時曷禁慨然慕之也哉蓋因大臣
之名而求其所謂實循名責寔而大臣不可妄担因大臣之寔而
思其所謂實以實副名而大臣不能多得達裏之於道豈具臣所能
望哉

凌空立論辭意開展

賦得濟川用舟楫 得臣字五言八韻

濟川資利用舟楫喻賢臣德以能容大材緣可使物一帆行
順軌雙槳指迷津問渡知無阻招卬喜有因遠浮雲水面穩
倚木蘭身岸濶非難涉波恬自易遵莫浴求樂容須載釣璜人
聖主需良弼還看卜渭濵

與下四節意隔
而詞亦庸腐

則何以哉

聖人詰酬知之具欲諸賢自決所以焉夫酬之知之具四子自當
有所以矣夫子詰之殆欲令其自白耶若曰吾人之經濟貴乎素
裕雖才有高下學有淺深而平居坐誦莫不運天下於一心望三
代之至治苟一旦卷遇有期自不處挾持之無具矣即或心有異
而力有不同政不妨自揣所蔵向長者而一白也居則曰不我知
而今設有知爾者夫知非知爾之有所以哉所以者必本於性情
一偏之材執而不通惟從心為治者有德自必有才也則吾人之
真性情可以也所以者必原於學問一隅之見拘而難化惟明體

達用者道統即為治統也則吾人之真學問可以也是所以之必
有也明矣而爾則何所以哉二三子器量攸殊果藝敏達自成有
用之材霸功諒所不屑以也夫吾人不以窮戚為恨而以濟世之
無具為恨所以者大可以挽回天下也所以者小亦可以化治一
方也則懷抱非徒虛願已二三子學養有素成德達材俱有可行
之道治術諒所共願以也夫吾人不以利達為心而以蒼生之福
命為心上而所以者必將復於隆古也下而所以者亦將除其積
弊也則經綸匪曰空言已歷覽四方之風氣魯衛過弱而難振齊
晉過強而難久吳楚過悍而難馴於此而欲有以旋轉之所謂不
出戶庭而運天下於掌上者惟賴吾人之才識焉爾當有所以救
世矣管晏之勳猷其可用以從政哉緬懷三代之規模板蕩歌而
王道變黍離作而王亦變匪風思而王風變又變於此而欲有以
挽回之所謂隹居衡泌而追盛世之休風者惟賴吾人之學術焉
爾當有所以復古矣伊呂之經綸其將擇以為治哉此不可不自
審所以也不然以待用之才際能用之會遇見用之人而及無可
用之器不特負人之知抑且負己之學矣

賦得六轡如琴得調字五言六韻

磬控全由轡和鑾象自昭如琴心每協似組手原調玉律諧

應合薰風解不罥高山升獨疾流水逐還遥六馬馳忘秣雙
驂舞應鑣
鑾輿臨有度樂御比虞韶

前路平庸後幅乃有警色

叙事立案

8 司馬牛問君子 紗帽洲夜泊闈

賢者有自危之心而問君子以為法焉蓋司馬牛處人倫之變者
也其問君子非欲有所取法耶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而處人倫
之變者尤切雖然立其準以為法斯履其境而能安彼其中懷拂
鬱隱忍難宣而特析衷於往哲誠以處變之方自異處常之道則
借以為鏡而吾心從此可證也已吾門有司馬牛者向魋之弟也
魋為大夫怙寵作亂牛以天倫之戚值天性之乖挽回不能鬱邑
誰語吾黨悲其志焉乃一日以君子問者何居骨月之親而坐觀
其敗世有此忍人乎夫是以引君子以為仿而審其所遺死亡之

透當所以問之故
詞意俱對針憂
懼

戚而徐待其危吾能為送人乎夫是以援君子以為規而證其所
處蓋牛之問君子非無意也人倫有常亦有變脊令急難每興原
隰之悲葛藟棄親遂致河漘之歎君子而處此自必有術以調之
矣牛獨無憂哉夫斯干之式好常棣行葦之几筵無闕豈非君子
可幸之端而處變者不能也以牛當骨肉難全之日欲以德化而
不能欲以加抑而不可御矣惟心之際直欲擬古君子求處變之
道也已一家庭有順亦有逆頓弁興嗟常撫膺於霰集角弓致歎惟
抱恨於雪消君子而遭此自必用權以濟之矣牛能無望哉夫鳴
鳩之無忝何如常棣之孔懷矣若寧非君子可喜之事而遭逆者

詞意圓愜
對更精密

不能也以牛居忠孝兩難之會欲保家則悞國欲衛君則傷親溺
泣而道之餘直欲擬昔君子取遭逆之方也已且彝倫惟君子能
盡不必泛引夫常人禦侮為勢所必然睦族為理所固有栢常人
以為誣不如特問君子之真而切也彼遭家不造有托諸歌謠以
見意者矣惟此一問不依然致珪致邑之心哉變故惟君子克安
無待條陳夫往事大舜則傲弟是諂周公則流言是避據往事以
相質不若藉問君子之渾而諭也彼大義滅親有陳其心志以自
免者矣惟此一問不依然去宋去齊之意哉迨夫子以不憂不懼
告之牛亦可知君子處變之道矣

賦得十月先開嶺上梅 得先字五言八韻

嶺上梅何放南方氣已旋時逢陽月候開在早冬前花信驚
空谷春風返舊年一枝霜月裏數點竹松邊漏洩光傳柳依
稀淡着煙孤標爭絶頂香韻入寒天驛使来非暮騷人採最
先幾回清夢覺惆悵待逋仙

以處憂立論纔能切題用詞都與下
文憂懼對針更為蔡不妄抒

立論有根柢
開下四比柱意
亦甚確當

8 子張問明

賢者心務於外故以明為問焉夫明之真則固有在矣子張之問
殆猶是務外之心哉嘗讀易曰重明以麗乎正麗之為言附也重
之為言續也有所附則明在於中有所續則明可以久此非居敬
窮理者不能聖門高弟有務外者必不屑於畀邇則一堂相覽其
於重明麗正之旨未知其有合否也如子張問明是已夫子張素
所稱務外者也問達問行馳情於聲譽論人論世騁志乎平衡其
為人殆才識有餘而精詳不足者也以明為問果何意歟明之在
己者緝熙之明是也蘊之心而無不暗昧達之性而常照則明之體也

照遠字

明之在事者藻鑑之明是也虛以燭物之情正以決人之蔽則明之用也而子張果何謂哉明在於中則外物之紛乘自微[無]之不燭如其忽小而務大求精而得粗則有飾其外以為明者矣子張之意蓋以廣聰明諸四目不必致精詳大明照於四方無容察遍而因於高曠者求之斯其問明也殆已非內明之蘊爾明可以知則事端之迭至自無隙之可乘如其過精而或怠過銳而或虧則有爭於暫以為明者矣子張之意蓋以察物不可過苟當求其大燭私不可自域當徹諸邇而因以跡畧者用之斯其問明也殆又非繼明之義爾且明以居敬為體者勝怠以去其昏勝欲以撤其蔽則以德為明中之所以有主也彼合天下之視聽以為明者必先決其壅蔽矣子張之問其有當於居敬之要哉抑明以窮理為用者察事於未至之先制事於既來之後則以情為明操之所以甚約也彼燭萬物之情偽以為明者必先察於倫物矣子張之問其有窺於窮理之方哉蓋其意將求明於遠也殆迫夫子以不必求遠之意告之而子張可悟矣

諸篇意談

賦得信及豚魚　得孚字五言八韻

至誠昭大信周易著中孚豚亦能相感魚還得共濡豬不寧有慮頳尾不須虞入苙招何待登舟瑞自符五豝擒鼠異九

罭罹應殊豈至隨波涉寧因解網逋執宰原可用在沼孰為驅

聖世休徵洽咸欣

德化歟

照下遠字用意故筆自開朗

語無泛設

前幅眼光四照中間心花怒開

對曰有政

賢者直以議政對若忘其不當有焉夫季氏之私朝豈當議政者

求乃直以為對非忘其不當有哉且曰政下逮也季氏竊而有

之矣蓋自季友受費始有竊政之機迨至武子輔成遂有竊政之

勢以及桓康莫之改也其來久矣惟其因循既久人遂忘乎其非

當有而且視以為所固有雖吾黨亦顯推之而不知其為僭也如

冉子退朝子以何晏為問殆以知其為議政故也吾意冉子於此

必諱言以對曰大夫屬有私圖求特分理家政耳抑或婉辭以對

曰大夫適承君命求偶獲參國政耳乃竟儼然以有政對者何哉

此似重複可刪
便謂想其字之誤
據去極淨

想其習見夫發號施令之權專有所屬則非獨不議其私而且安
之以為所宜有矣所以恬然於心也抑其襲知夫賞罰予奪之柄
旁無所撓則非惟不懲其失而且重之以為不可不有所以卒然
於心也乎是邀以對夫子曰有是哉夫子問退朝之晏哉夫晏非
他也蓋以議政也上而統政者有君而承君以專其任者獨不歸
之執政之朝耶下而勤政者有百執事而制百執事以總其權者
獨不屬之聽政之朝耶是大夫之視朝也有政固其常也而求之
在朝也有政亦其分也蓋嘗慨魯之貧寡甚矣收鄙邑而地不廣
治杞田而難未紓政豈易言其有爭乃觀於作丘甲以足兵用田賦

以足食弊則更張之利則叔造之易貧以為富而不憚勤勞此農
政之不虛其所有也裕國足民之術為臣者自必共協其謀爾抑
又念魯之衰弱久矣取鄆以報其來侵謀邾以討其不服政殆難
恃其有兵乃觀於作三軍以分伍舍中軍以盡征富時而改易之
度勢而施行之轉弱以為強而不憂煩擾此軍政之不懈於所有
也交鄰服遠之謀為臣者自當相助為理爾政有大小文采而統
之於朝則無論其大小而凡一國之政皆有矣大夫獨斷於心衆
宰分承其任理衆政之紛繁其敢自暇自逸以貽棄職之羞政有
緩急更難而行之於朝則無論其緩急而凡一日之政盡有矣既

陳殷而置輔自綱舉而目張治庶政之煩雜苟非無怠無荒寧免
曠官之誚雖子為國老待子而行倘咨諏所及在子固不得辭而
間於兩社為公室輔惟帷幄所參在求亦不敢避比退朝之所以
晏也冉子之對知此噫政竟為季氏所有哉惟其竊政已久故
習而忘之故冉求亦不為之諱也迨夫子反言以折之而求當知
所警矣

賦得誦詩聞國政 得聞字五言八韻

燕公方受宴應制有鴻文細把周詩誦纔將國政聞獻陳邪
正辨美刺莠良分讀雅豐鎬觀風汝墳謳歌情自達比興
意還殷不待吹笙補寧因入樂紛自能詳得失可以頌功勳
三百傳能習持茲報
聖君

領脉清

藏下一面

○人之言曰為君難　利江舟中閱

言有責難於君者可先徵其說矣夫人言豈獨為君而發而君之難為其說可信也夫子故先引之以告定公歟曰君人者慎毋畧於一言哉位尊而忘其何以克副權重而忘其何以不移遂有視諫諍為常談者矣抑思治安之策宜獻於朝廷而規戒之詞或傳諸道路揭单辭以居要不必問其出自何人殊覺其言之有可采已如一言興邦固不可幾矣雖然興邦非專賴於君而必首重乎君則可幾者未必無一言也臣請為君述之百僚陳戒過之章固有各敬爾儀之說未必盡諉其任於君也而即一言以陳善閉邪

領脉清

藏下一面

○人之言曰為君難　利邢　江舟中閲

言有責難於君者可先徵其說矣夫人言豈獨為君而發而君之
難為其說可信也夫子故先引之以告定公歟曰君人者慎毋畧
於一言哉位尊而忘其何以克副權重而忘其何以不移遂有視
諫諍為常談者矣抑思治安之策宜獻於朝廷而規戒之詞或傳
諸道路揭單辭以居要不必問其出自何人殊覺其言之有可采
已如一言興邦固不可幾矣雖然興邦非專賴於君而必首重乎
君則可幾者未必無一言也臣請為君述之百僚陳戒過之章固
有各敬爾儀之說未必盡諉其任於君也而即一言以陳善閉邪

詩云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並無惟禮可已之在此光語
用芝巴參左傳晏子惟
禮可以已之語而合之
私古用詩也

語、本活筆得蹈實翻空之法

已足惕寤居之寤寐兆庶多風謡之勵固有百爾君子之箴未必皆歸其責於君也而即一言以繩愆糾繆尤能勵黼座之精神則嘗聞人之言矣曰為君難其言而即出於興邦之人歟歷稽典謨之宏遠誥誓之精詳創造守成之際親試其為之之難而道其甘苦以垂戒後人者有之然而史冊不載也則亦第以人之言傳也其言而非出於興邦之人歟徧咨旅賁誦訓之職官師暬御之傳朝夕儆戒之餘實見夫為之之難而動於吁咈以警悟人主者有之然而傳紀不詳也則惟自以人之言著也從來昇平之世為之愈難則言之愈切試觀伊之一德說之典學旦之無逸否泰相乘

實義皆從空際翻騰將下句構入上句中做出具見用筆之靈變

之會其難也在致治者言之祈以永保天命也茲既言出於人未必有帝臣王佐之才而交儆有詞自寓憂危之深意從來中興之代為之倍難則言之倍悚試觀彤日之訓料民之諫庭燎之規剥復循環之理其難在救亂者言之異以覺悟王心也茲既人有是言未必有撥亂反正之能而開陳有道已具旋轉之全功使君而有感乎人言自同於瞽獻典史獻書方將拾以鉊鐸使君而不恤於人言亦等於工執藝民傳語容或詢及芻蕘噫克艱之道必由君以及臣矣如知其難也豈非興邦之一言乎

賦得焚膏繼晷 得膏字五言八韻

晷盡將何繼焚油合用膏燈挑心遲懈睒吐氣逾豪舉燭書
非誤然藜照更高懶魚真可棄警枕不須摻鳳腦頻頻瀹蚖
脂漸漸熬擎來休見跋映處好揮毫甲煎應添足薪傳敢憚
勞待看蓮炬徹五色耀宮袍

能切膏字故不浮泛

從人言着眼相題有識運筆有法通體徵實翻空不着一呆鈍語文心雲妙而詞氣亦華贍可觀

開门見山

為益字探根

非求益者也

益貴乎求闕童子之非能也夫或人疑童子之已益而夫子知其尚不能求益也殆有深闕之意與若曰學者之得益也必先用力於求循序以為功居業以為志志專而功熟其效有自然而至者矣乃若齠齡幼學初觀而未習於身徐察而未篤於心吾知其未嘗用求之之力也如童子居位並行而子乃以為已益乎攷曲禮之文容止威儀莫不以敬讓之蓋名教綱常之大皆始於起居出入之間故範於身者既精則沃於心者自裕微內則之訓寢興服御要必以德將之蓋天經地義之精即寓於進退周旋之際故習

洗發題中之字義精切不浮筆亦挺拔

如此立說方針對章旨求益不作泛語

非也字照小醒

其文者既熟則資其理者自深此童子之所謂益也而奈何不求之也求不可以踰虛灑掃應對之文躬踐之而意凜之不敢失其尺寸而益乃自在其中若使軼乎範圍則所求者已浮而不實求不可以銳進黨庠州序之規日有就而月有將不敢期於旦夕而益乃由漸而生若使過為盈溢則所求者亦剽而不留今觀童子謂其求益則非也益必見其大而求之者必由小以至大蓋越小以圖大者根虛而其益難保而積小以高大者本實而其益日增也今之童子嘻嘻而未有閑蹻蹻而未有知加以耳提面命俾安於總角之婉孌則可矣非許其能以小學為大學之基也益當遵

運用生新但挑剔的似欠不到題分

於精而求之者當自粗以至精蓋離粗以求精者志疏而其益易虧即粗以求精者慮密而其益日固也茲之童子佩觿而能未我知佩韘而能未我甲加以教之誨之得免於芄蘭之容遂為斯幸已矣非嘉其能以有造而列有德之科也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其益固無方矣然舞勺舞象教之僅習乎容儀而中矩中規求之乃洽乎志氣也童子其果有志乎日邁月征自不虞其馳騖矣非然者項橐規我胡為執御以成名哉師氏有教保氏有教其益尤大備矣然三德六藝教之當舉其全而一動一言求之必踐其實也童子其果務學乎積少為多斯不病其浮夸矣非然者會璇從我胡為使

此言殺

前題貼 執筆以送侍哉一噫風行地上當思童觀之羞而山下出泉宜審童蒙之義既非求益則欲速成矣吾能不抑而教之哉

賦得清心聞妙香 得聞字五言八韻

禪房空萬籟獨有妙香焚地靜還通氣心清自可聞博山看乍爇金鶻為頻熏已得元中趣應離世俗紛蓮臺生寶篆銅鉢轉花紋梵樂方傳響天華欲散芬夜深真寂寞坐久更氤氳老杜留詩在常思訪大雲

寔寫精彩
稅掌高華

求益已實際有分呈非字亦有分判分之合之寫來完得一個求益之童子一切學問語氣從摘其筆端此為看題秘物

紗帽洲夜泊閔

在輿

即所在以為驗而於輿可見矣夫輿人所易忽者也而既已在焉不可即所在以驗之哉且夫言行之理固隨在皆通者也正無慮所處之地易遷耳蓋事機何定動固與靜無殊境遇無分暫與常不異勿謂長駕遠馭自可寓志騁懷而不即所在以察之以自證其所處之有合否也謹言行之功既於立驗之矣雖然猶有說也立之為容也肅山立之儀嶷然不動自有默會之者耳若其遇紛紜之境何以不異於平時立之為神也驟立容之德淵乎莫知自有獨契之獨者耳苟其當煩擾之時未免或改乎常度設也其

詞雜與題不合

在輿乎輿有其林行澤反轢行山仄轢行地於以無疆也而茲勿問其材也第觀其在則已與立有間也輿有其制士乘棧車民乘役車行遠於以致亨也而茲勿問其制也第觀其在則已與立有行也蓋凡機之所觸動者不如靜者之閑在輿則為動機矣遂水曲而舞交衢動而受之以晉終震之所以有患也而豈若立之為機也靜凡境之所遭暫者不如常者之定在輿則為暫境矣僕援綏而御執策暫而逆之以旅无恒之所以難安也而豈若立之為境也常輿患立有定而輿無定觀於人之必瘁宜凜美車可鑑之箴立在內而輿在外苟其牛之不掣尚繹德車結旌之義蓋在輿固

詞廓不合

非虛象也聞之天子之尊必以德為車故玉輅可以祀天金輅可以封國茲之在也果有實德之安乎既非脫輹於輿中而行道遲運終著无尤之吉賢人之節必以名為輿故大車不憂無輗小車不憂無軏茲之在也其有令名之遠乎既為日閑之輿衛而行蹤落落更符攸往之吉也一軫方以象地蓋圓以象天在之者不必侈言廣大即也即此鸞聲噦噦已足竦耳聽之精神輈必有三度軸必有三理在之者不必矜言重遠也即此偉華沖沖更足動目觀之欽仰則言見其倚於衡其謹言行之功又何如也夫然而可語於行矣

賦得臨風整線難 得難字五言八韻

七夕針神會穿時線欲攜臨風將待整向月却嫌難拂袖飄
香冷縈花帶露寒無詞彈指處有恨上眉端金剪裁原細璫
鈎挂轉殘非關揺玉佩詎為撲霜紈卍字何須結蛛絲早已
蟠鴛鴦如繡出得巧自爭看

從在字着想則活從與字着想則呆
此題只須用借賓定主法疏出妙義文
貪用與字話頭未免多滞筆

必先利其器

致利於所用之器者為善事之資也夫器所以資事也使其器而
不利焉將何以善其事哉宜工之必先利之也夫子謂子貢曰嘗
聞仁之為器重則其所取以為資者固不可不備尤不可不精然
求其備而不早圖其備求其精而不早致其精則其所資猶未得
力也故惟汲汲以致之俾有所藉以成功斯其精神有獨赴者矣
子問為仁而吾以工欲善事為喻也夫事必待于為也為必有其資
也如是則當求其器矣有器然後可以作事引繩墨以定其曲直
正規矩以量其方圓凡可以運其神於始者莫不由器而起焉雖

兩比詞意似宋工緻不必節去

照大夫士

有公輸之巧非器則無以施其智奚有器然後可以成事切磋以期其分析琢磨以發其光華凡可以致其力於莫不終者莫不以器爲據焉雖有匠石之技非器則無以擅其能矣如是則器固善事之資也雖然器非利不可而器不即利非有以利其器焉不可是器不遽利非著以及於先焉薄而無伐削之才芒頓而無斷截之用則其事必不能捷也利其不可已器者厲其鋒而試之其勢自不容緩矣形鈍而無雕鏤之能材粗而無礱啓之致則其事尚有所需也利其器者取其良而用之其情尤不能待矣然則利其器者固不可不先者也大匠之致器以善其始也惟取之備者乃能廣用之而多所益當夫既取之會器固有以

照賢者仁者

顯其能而當夫未取之時器自有以蓄其力蓋器之需於我者有盡而我之需於器者無窮故惟用之廣者必先有以極其備也雖耳目甚邇安能盡天下之物而致之要必盡吾之加以求緻始之頒乃與儲材之不廣爾工師之得器以善其成也惟擇之精者乃能久用之而無所損當夫既擇之頃器固各適其宜而當夫將擇之初器已獨呈其妙蓋器之待乎我者猶疏而我之待乎器者自密故惟用之久者必先有以致其精也雖觀察未周安能盡物理之良而得之要必專吾之心以冀觀成之益乃無愧於察物之不精爾吾知器必利而後得於心焉伐木掎矣析薪杝矣循其理而

根株悉見心之所向器必隨之非利何以運其神哉誠欲析其條
理必先及鋒而試其心乃無所阻也倘以事尚未來而不求深入
之資則事至而求亦已晚矣器必利而後應於手焉朽可雕也瑕
可琢也見其疵而繩削以施手之所應動器亦應之非利何以致
其力哉誠欲去其疵累必先摩厲以須其方乃有可憑也倘以事
猶可緩而不致疾斷之能則事來始致必更難矣嗚呼工猶知利器
以善事而況為仁者可不擇友以輔仁哉

賦得拔茅連茹 得連字五言十韻

泰運初來日茅簷進衆賢象如茹欲拔義取彙相連紐束心

原野根荄氣自全一鋤新帶雨三脊細翻煙不似飛蓬亂寧 此句未工
同弱柳牽索綯升野屋縮酌奉神筵蔓草應思過高原竟得
遷白雲終化露秋水乍生漣謳為絲麻棄堤居蕙茝先菁莪 此用管子極工此結句未分明
霑
聖澤樂育更無邊

照直道高一層
跌落

二義夾翻出之
於兩字空中立
論識踞題山巓

8 吾之於人也

聖人有慨於世風而以己之待人爲衡焉夫子之待人當異於世
之待人也舉已以爲衡豈非有慨於世風哉若曰間嘗旴衡邦治
大同昭象吾與人何容心哉天溥無私之化吾與人同愛之玉垂
遵路之文吾與人同體之因物付物必不生爾我之嫌矣乃自世
衰俗薄難以挽回而待人之術起焉吾也撫影自問猶覺其可以
共證也何則儒者苟存渾同之見而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彼此
之形忽化則是齊物之論非所以示吾心之有主也學者苟挑別
異之懷而謂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內外之分太明則是徇己之私

諸太漏下
辭意太占實
緣貼正面發揮
便似兩句題文

非所以昭吾心之無蔽也今世之待人者不可問矣吾觀於人其
當還責之吾也夫人心本至正也闇昧者以偏奪之遂有各執一
見者矣夫人方出所能以相示而我以一偏求之是固之也人無
妄而我固之吾能儼以對人耶試觀無偏陂以制心無反側以制
事古聖人明目達聰夫固自有精義之學也吾遵其義殊覺吾之
於人猶無愧皇極之蕩平也已人心本大公也忮刻者以私亂之
遂有各參一意者矣夫人方立其品以相質而吾以己私度之是
欺之也人無偽而我欺之吾豈忍於負人耶試觀柔中以法同人
剛中以法无妄古聖人類族辨物夫固自有執中之理也吾折其

對下節發論便
有關繫

意議尤精鑿

中遂覺吾之於人尚可企泰交之包荒也且曠覽列邦之士有觀
人於言語之間者矣有窺人於舉止之際者矣此固人之於人也
人為身家起見其人就一時而論吾為風俗起見其人統萬世而
觀此中相接之緣固別有微意存乎書之吁咈也詩之諷誦也古人
待人之情不禁為之延佇哉周遊列國之間有謂吾窮年累世者
矣有謂吾博學多能者矣此又人之於吾也人以形迹相求吾
之在有為之中吾以性命與物人指之在無言之表此際相通之
故固獨抱深衷焉春秋之志也孝經之行也吾之待人之懷能不
為之表白哉蓋古之於人既不可概吾乃降而徵之而今之於人

尤不可言吾更反而驗之斯人即三代直道之民而吾何所毀譽哉

賦得爲有源頭活水來得源字五言八韻

詎謂清流水塘中自吐吞可從機活潑還爲溯淵源暗穴方通脉輕波忽透痕無端呈靜寫不竭想真原指點泉飛瀨周遭澗繞村天光澄碧宇雲影度黄昏莫道行何加由來注有根儒宗開妙悟川上聖人論

照下直道用意特論精卓但多占實語尚須化去之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朝有信史聖人追憶之而有感焉夫史有闕文特事之小者耳然人心之信可見夫子憶其猶及其感慨何如哉若曰天下風俗之變固非一端而於是非之際尤欲受以讓遜之心蓋不讓遜則必作聰明以亂舊章混異同而昧古制乃若不挾私以自是而惟據實以爲之固非古人之盛事也而即此可見古人之遺意矣吾乃不禁撫時而增感焉蓋自浮誕之風起虛冲之德微而吾不及見遜志之儒矣然遜志之儒雖未能得其大端而亦可求其小節則吾嘗入柱下而猶及見之抑自狂妄之俗成敬謹之心備而吾不

有識之言

及聞虛衷之士矣然虛衷之士雖未能窺其全體而尚可指其一端則吾嘗遊故府而猶及聞之若史之闕文非耶史不可不存疑是者著爲是非者著爲非其文在於筆削者惟疑存疑而後辨其是非也夫甲戌己丑之文何妨或前其衍特良史不容妄加損益耳尹氏之異辭鄭公之佚事不敢創爲新論則必據其舊聞也蓋一苟且而事跡之是非係焉勿附會以爲覈書勿刪除以爲成案君臣父子之大節因關文而不起其疑吾所爲猶及抱其謹慎之風也史不可不傳信當賞加以賞當罰加以罰其文貽於簡冊者惟傳信而後行其賞罰也夫夏五春王之文何妨或補其缺特良史

不肯漫爲創造耳曹殺其大夫宋殺其大夫不敢造其所無則必因其所有也蓋一私曲而善惡之賞罰關焉勿欺已往以竄憲章勿慢將來以害心術會盟侵伐之事關文而益堅其信吾所爲猶及窺其正直之志也致太史所掌約齊亂則有辟然上之所以寓下者正之所以杜姦僞之心而後之所以紹前者存之所以聽虛公之輿論彼史佚史過之不殆必以闕文爲定法也非然者官有常司職有專業胡爲一言一事之間猶及取自古在昔之義也哉稽列國所藏記載多則易惑然目之所親見者采之於一百二十國之中而耳之所習聞者缺之於二百四十年之內彼董

精確善比例以發議論得未曾有

狐南史之直。殆必以闕文爲成例也。非然者。世傳其事。家守其書。胡爲有美有譏之下。猶及溯粤若稽古之徽也哉。盖不慂不忘。史臣之所以由其舊也。而有典有則。史氏之所以據其真也。合諸有馬借人。可以見古風之猶有存焉者矣。

具有三長之而望之
其光然之然

賦得汲古得脩綆 得修字 五言八韻

好學惟稽古。孜孜用力求。靜深泉不竭。挹注綆還脩。活潑先探本。汪洋復遡流。濫觴原有自。濡筆豈無由。脉絡循環得。縱横順緒抽。挈瓶應共藉。井幕欲同收。心潔餮須滌。神清味尚幽。儻蒙恩澤沛。受福更優游。

〇

8 民之於仁也　刑（邢）濟舟中閱

仁與民本一也。就其相繫者而指示之焉。夫仁具於民心。有是民即有是仁也。乃以仁繫之民者。非即其心而指示之哉。夫子盖爲凡民而發也。曰。天賦於人爲命。而仁即在命之初。人秉於天爲性。而仁已統性之內。是仁固即民而具者也。迨至氣拘物蔽。而仁遂有存亡之迹矣。抑知仁非民不著。民非仁不立。人特未嘗反而自驗之耳。夫仁豈非民之所自有者哉。仁原於道。而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天予民以是仁。故仁屬於民。而得之最初。統之最全焉。仁體於元。而顯則在事。藏則在心。人得天而有仁。故仁切於民。而居爲

以離合絕續二義做之於二字

安宅。尊為天爵焉。是民必有仁而後成其為民也。則曷弗觀民之於仁耶。蓋嘗驗民於赤子之心。襁褓何知。而其中則純一而無欺。真識而不偽。雖大人之德。若無以加者。其仁自合也。乃至少壯而仁遂離矣。其合於心者。不知盡喪於何時。人輒歸咎於心之所本離。抑知有可離者。後起之緣。而無可離者。生初之質也。吾從後而溯其初。覺民之於仁。其離合之象。猶可徵諸赤子之中懷也已。又嘗驗民於平旦之氣。梏亡已盡。而其時則良心之初復。好惡之忽明。雖至人之度。若無以過者。其仁已續也。乃至旦晝。而仁仍絕矣。其續於氣者。不識頓消於何地。人且自解以心之所久絕。抑知有

以常變久暫二義做之於二字

可絕者。動則欲消而無可絕者。靜則自長也。吾從動而想其靜。覺民之於仁。其絕續之機。更可驗諸平旦之端倪也已。且民又有因變而見其仁者。悲戚之情。隨時而致。鄰喪不聞舂相。里殯不聞巷歌。知雖至強暴者。當此加與長厚者同其悽愴。觀之於變。而仁自若。即觀之於常。而仁自若。可知也。吾願民於迫切之間自審之。民又有因暫而露其仁者。惻隱之懷。觸境而動。救孺子之入井。食餓者之蒙袂。雖至殘忍者。遇此亦與慈良者同其怵惕。求之於暫。而仁常存。即求之於久。而仁常存。可知也。吾願民於須臾之際自揣之。盖其初天性尚完。人心未肆。則民與仁同原。觀民者無庸分以相較

而其後根本已傷萌芽未長則仁與民異轍論仁者必須合以相輿噫已之仁孰若外之水火養心之仁孰若養身之水火而奈何不之思哉

實做之於二字辭意圓徹理寓中有掉臂游行之樂不減嚴君調御發而皆中節

題文

賦得野含時雨潤 得含字五言八韻

好雨乘時降 濛濛野外覃 如酥窺土脉 積潤驗山嵐
柳碧煙重鎖 花紅霧薄含 鳩呼深塢北 鷗泛小橋南
麥浪風猶送 秧針水自涵 浹旬常值一 周月快逢三
稻長應驅犢 桑温好養蠶 恩膏霑被處 共感沐餘甘

揚州鄭外舟中閱

吾聞其語矣

求語之該隱見者若慨其僅聞之焉夫古語之可證者多矣乃此求志達道之語何以僅得聞之耶今夫人載稽古書每得一二奇節偉功則慨然如親接之蓋有所會於語之中即有所遇于語之外也乃若諷誦之餘仍多想像則其出其語者實而有可稽而傳其語者虛而僅足紀已如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非猶是古語哉古者實德實行備於身而後發之於隱居之道揆行義之方蓋惟當厥行藏而後有此反躬之語也古者一話一言徵於遇而後出之志必求於己道必達於人蓋惟任我卷舒而後有相時之語也而

暗以下句缺本句

今已矣議論可憑每切儀型之慕流傳已久誰為軌轍之循吾蓋僅聞其語矣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古書所載立世数十作者非一而其語未有不相為表裏者德功無異也三代以降不可言矣吾觀春秋之紀或有權而無道焉或有道而無權焉又或道與權合而不能純衛焉二百四十年迄無主屬而德功之顯乃獨賴斯語以傳也茲非可感者與埶察乎天時深觀乎人事古史所記遭時不同所行亦異而其語未嘗不各究本原者天人有定也周衰以來更難道矣吾觀列邦之蹟或有遇而無志焉或有志而無遇焉又或志與遇乘而不能堅久焉一百二十國莫由歷相而大

互筆亦有致

人之理乃僅得此語以彰也茲非可概者與有終隱而符其語者天造草昧難施雷雨之經綸耳苟值夫泰交之會則鴻漸鶴之鳴不亂龍飛虎嘯之由也既既合用舍以語之豈語可聞而究無所播乎伊之有訓也說之有命也吾知其養之有素乃抱此宏深之學哉有常行而合其語者運際昇平莫效巢由之高蹈耳苟窺其心跡之度純則家衣赤舄之容無殊章甫縫掖之度也茲既兼忠亨以語之豈聞其語而曾無所裨乎鳳之有歌也麟之有泣也吾莫其運之將轉乃攄此曠遠之懷哉蓋世衰道微則名論不刊故聞之深為欣幸然政移俗變則空言無補故聞之更覺傷懷聞其語

而未見其人世道如此能不慨然興歎哉

賦得竹深留客處 得深字五言八韻

每愛園中竹周迴庇蔭深草堂扉自掩茅舍客還臨露潔沾衣影風清送屐音拂烟光照簟環水響和琴一徑看無碍三秋思不禁苔痕存素跡鳥語引幽心倚檻雲疑過開窓月欲侵此君年度好杜老共披襟

有見到處而辭意未能綿密圓湛前路尤宰

8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稱必有以詩言可引矣夫異與富似皆有可稱也乃自詩人言之則以異不以富矣不可引之以為鑒耶且自俗情以貧富論人而名譽之所歸每視及身以為斷矣然而斯民直道之公斷不以一日之榮枯為厚薄故富人不保於百年異士猶傳於千古非以豐嗇別之乃以賢否衡之也古人閱世既深形諸咏歌固有兩言而決者矣齊景有馬千駟非不富也而民無稱竟若彼夷齊餓於首陽一何異也而民稱之竟若此之二者自俗情觀之必驚其相反耶然而有識者固早辨之也詩不云乎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富厚

跌醒題中虛字意

翻取題中虛字意

足以炫人而一世之雄人尤艷之豈特親戚畏懼哉仳仳有屋蔌蔌
蔌有穀孰不羣羨其顯榮乎然而求富之術每由於奪成富之道每
在於貪則富者方欲諂富於衆而衆偏不稱其富也爾居爾宿之
餘當有言之盡冷者已畸異何與於人而已往之蹟人尤忽之豈
必然仇排議哉人獨我清人醉我醒誰復共欽其風範乎然而異
之所趨每由韜晦異之所立每在孤高則異者不欲求異於人而
人偏祇稱其異也采采蒿采樗之際當有聞之神往者已且夫世（天）道
世風惟賴民心為之維持也天生豪傑又生庸愚視之當有差別
矣苟庸人肯繼賢人畢力何至有富與異之競勝然陷溺其心名

醒

醒

之所由亡困苦其志節之所由厲則以理不以數也富者終為庸
夫異者特為奇士孰榮孰辱天意若低昂於其間而無端之美刺
遂因之以為低昂爾世重王公亦重賢聖相持迄無有定矣苟善
人是奮君子在朝何至有富與異之紛著然以財爭之究不得以名
爭之以貧困之究不得以節困之則以正不以變也富者伸於一
時異者伸於萬世孰脩孰短世情每趨舍於其際而不易之箴規
亦隨之以為趨舍爾故自憤世者言之則怨者深怨者陰譏而
詩人顯言之曰誠不則衷然不屑也自思古者言之則哀者移情慕而
者動念而詩人正言之曰亦祇則灼然共見也富者亦有忠貞而

詩人所痛在徒摛崇高一異者非無矯飾而詩人所褒在常存志節一

斯言也其即夷齊景公之謂與

賦得舒文廣國華 得華字五言八韻

學海原無際掄才詎有涯舒之文自麗廣矣

國爲華金石聲逾壯琳瑯色更賒氣騰光日月筆展爛雲霞造

化真堪補江河莫以加製詞宣

紫誥草

制布黃麻獻賦應成鳳含毫欲夢花太常寧足數鏤錯不須誇

筆意軒轟六能鈎勒題位

從中人說入注定

唯字筆意夭

矯警動

跟定上章來脉

唯上知

聖人特舉相遠之質而先言上知焉夫相近之性而在常人則然耳苟求天定之相遠者則上知不可先舉哉且中人之質稍高則每以上知自許夫上知固是使獨者其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資亦豈易言乃挾浮慕之情而詡詡焉竊以自擬其亦徒震乎其名而不察其所居何地所造何詣吾恐其欲自尊而反不似也何則性之相近固中材之所同然也若夫懸絕本乎性者則非中材之所有矣習之相遠又常人之所必然也若其振拔離乎習者又非常人之所能矣吾乃於出乎天而不關乎人之質而特即上知言之

包下愚并包中材
以反逼題句極為
警醒

条活句以藏下意
仍跟定上節以詮
題位

如謂天命之有常乎則繼之者善不唯上知也而何以上知能上通
天命也如謂人力之有助乎則相觀而善不唯上知也而何以上
知不煩人加也蓋質之獨絕者唯上知云陰陽摩盪之中賦理初
無有二豈於上知而予之獨厚然而上知固宇宙所間出矣夫賦
之學者原屬無多而既根於性則天鍾至公賦授偏者有私而衡
人品者遂覺唯上知為獨厚也已山川秀靈之氣生人豈有不同
寧於上知而鍾之獨清然而上知固今古所特起矣夫稟之清者
自難數覯而既超於習則地雖無異鍾毓反屬有殊而論人材者
遂覺唯上知為至清也已上知之資稟雖高要必有其志以副之

注下文與字包括
無限人以跌出題
句

出此隱含下愚對
比補出中間可移
之人

仍跟性習作结

中材應起講完密

今將舉林總之輩而概責以上知之詣則其視上知太輕吾恐粹
姿有混而上知反難自異也必實以其志求之上知而後詡天定
之性者恍然知其唯此一人上知之材質雖異要必有其力以赴
之今將以偏至之才而遽擬之以上知之品則其視上知太易吾
恐畸人可托而上知因之不尊也必顯以其力歸之上知而後恃
各抱之才者誅然知其唯此一等故夫言性之本善者尚有偏也
唯上知而性始善言習之難染者非知理也唯上知而習難染不
移者唯上知與下愚耳然則中材可不自勉哉

賦得祈年天宗 得誠字五言八韻

欲問来年稔日天宗祀寂謐星辰瞻自遠日月照逾明抱珥祥
光見迴杓歳序更升壇陳大采執紖繫牢牲壇坎方宜辨倉
庚爲自呈風雷占水旱雲漢卜陰晴貓虎迎還附篝車祝共
盈明禋勤
法駕播穀課深耕

唯字合下愚一面方全又須將中材托出
方醒文能覷定此旨緊跟上章性習来
用意明晰筆亦清快

精卓

君子亦有惡乎

欲察惡之當否當先質諸君子焉夫君子主愛宜若無惡矣然人之當惡者君子豈亦不惡乎以此質之而惡之當否乃見耳子貢有惡人之志而問曰天下之所以成其愛者莫切於用其惡也天以覆情爲心逆天心者則亦明威之警人以渾涵爲性拂人性者則加嚴肅之懲焉有人焉承好生之德體從善之情乃以爲有愛而無惡也此豈所以度君子哉何則彼無顯悖於事者我蜀爲惡之必有顯然見其可惡者而後爲我所指摘也豈至於君子而獨不斥其顯乎彼無隱害於心者人何以惡之必有隱然知其可惡

語似尚須緊鍊

者而乃動人之嫉怨也豈至於君子而獨不察其隱乎然則君子
豈不有所惡乎如謂惡非君子之宜有則四凶何以屏諸裔如謂
有惡非君子之所出則廉來何不復其官故以賜度之君子自當
有所惡也所惡必當以君子為準也且夫常人之惡未免多挾其
私也或異道而不相謀或二心而不相得量苟未廣終不合大公之
道耳若君子則大公之道勝矣包荒以體天地之仁並育以全覆
載之德豈其事跡之顯悖者亦必用愛以容之雖理所當惡之人
盡宥而不問哉公則必明明則必斷以大公為消小人之本尤必
以大公為懲小人之法也不知君子於此其將無惡以示愛道之
全乎抑亦有惡以去愛道之累乎常人之惡未免多失之偏或因
甲而怒於乙或聽此而嫉於彼志苟稍狗終不出至正之心耳若
君子則至正之心勝矣類族辨物以象同人遏惡揚善以象大有
豈其心術之藏姦者亦不忍違愛以燭之雖衆所共惡之人皆愛
而不絶哉正則必辨辨則必嚴賴有至正以護善人之良尤賴有
至正以除善人之害也不審君子遇此其必無惡以極愛心之厚
乎抑亦有惡以成愛心之醇乎賜於是竊有以窺君子矣謂君子
之惡不以從衆為疑也吾見同所惡而壯于頄亦共所惡而揚于
庭謂君子之惡不必違衆為嫌也吾見始有所惡而繫以柅亦終

有所惡而戰于野然則謂君子不必有惡者殆未識君子之心者
乎非然則異於君子而漫以測君子者乎非然則德非君子而欲
援君子以自解者乎賜也以己之心度之君子既有愛矣君子亦
有惡乎 未有精切處似非浮意之作

賦得草色遙看近却無 得無字五言八韻

小雨新含潤春來草色殊遙觀若有近覩謂仍無煙鎖光應
合風吹影欲敷襯花紅自豔蔭樹綠翻臞淺尚依屏嶂深還
入鏡湖人心何善幻物態互相娛已覺迷村墅何如展畫圖
却看同碧柳掩映滿皇都

急題却是展局
具見筆妙

明日子路

廣陵舟中閱

觀賢者於明日因止宿之後記之焉夫明日亦人之常也而於止
宿之後以觀子路則特記之以明日云昔夫子之轍環天下也期
月三年之志夫固每日不忘矣跡其寬閒之日莫非栖皇之日即
從遊君子路不獲肅朝班於辨色僅能免露處於向晨蓋不獨石
門一宿已也如丈人止子路宿既食之而見其二子矣想其時賓
主之交酬何禮儀卒度笑語卒獲今夕何夕幸得逢萍水之交
羈棲之繫念逾深道阻且長道阻且躋何斯違斯終莫解衷懷之
結然而知人視不問夫明日也談笑為歡當存燭不見跋之戒寢

提筆再展

空中布景情文相生

接筆神来

與是適更倩請社何趾之文若曰先生休矣詰朝可相見也然而
子路極不忘夫朋日也少安毋躁何妨言就爾居且住為佳豈竟
不思其反若曰長者之命昧爽可復謁也吾於是知子路之有所
思矣思夫關河蕭索不知吾師之託足何方假令與宿於此則立
麻之內既留子嗟復留子國自可致輿廊之尊矣而今則誰與獨
旦也憂心忡忡不遑假寐此子路未明之情也思夫郵舍迢遙未
審吾友之寄身何所假令同宿於此則巢許之家既擒七友復萃
五人更可卜聯牀之聚樂矣而今則何時達旦也勞心忉忉莫敢遑
息此子路將明之懷也忽焉三星其在戶忽焉三星其在隅念擊

餘波不竭

柝之不聞而一日三秋心既迫而宵逾永俄而傾耳於蟲飛俄而
驚心于月出悵雞人之未報而一夕九逝夢雖短而漏彌長孰意
候晨光之熹微覩東方之既白而子路遂不覺至於明日矣有客
宿宿有客信信縶馬之所以相留也在丈人之意永今夕者方欲
更永今朝于女信處于女信宿鴻飛之所以不復也在子路之心
卜其夜者何敢復卜其晝於是子路辭去丈人及二子送之且誠
之曰不足為外人道也子路乃尋往路處處誌之遂行以謁孔子
而告其故云

層、布景宛轉關生吐屬名雋玉茗之遺

賦得紅綻雨肥梅 得肥字五言八韻

恰喜梅初熟。還看雨正霜。黃含光已潤。紅綻色尤肥。結蒂漿應滿。懷仁核自微。拋將金彈。逐鏤取翠籃歸。一夜驚雷破。連朝霽日晞。乍窺香霧染。試探曉鶯飛。和鼎原相待。傾筐未覺稀。絶勝櫻筍味。佐酒願寧違。

穩愜之作

小德出入

所出入者惟小德當由其大以觀之焉夫德雖小何容聽其出入哉然以觀立乎其大者或有時而出入矣子夏蓋慮人之昧於大也曰夫人之所以成德者當自有謹小慎微之學矣盖一行有虧終貽百行之累而一善無失斯昭萬善之完然或規規焉守其小而忘其大則先務已亡即使克遵夫規矩恐難自恃其防檢之周也如大德既不踰閑矣苐念大德其綱也豈無目以析之乎大德其本也豈無末以承之乎則固有小德在矣德毋忽於小也威儀辭令之節進退動作之文有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者矣苟小有未

備即大有未全欲脩其德者安得以其小而忽之德必謹於心
也動靜語默之際取舍與受之間有克勤小物乃想大德者矣苟
於小致其精詳斯於大多其裨益欲進於德者尤當因其小也而
謹之而乃竟有出入者哉當思小學為大學之基既謹其入尤防
其出小德之致其察者皆大德之求其備者也此篤學者之功程
也然而小道為大道之餘有時而出有時而入小德之有所差者
大德之無所損者也此見道者之志量也則吾於出入之際而仍
以其不踰閑者按之禮義者人之防也決其防者每在一事一物
之間則出入固所當慎也然小德而無大德以出之自當尺寸之

不移小德而有大德以出之則已見範圍之不過也何也小德固
大德固之分呈也或出而外乎防或入而歸乎防禮義之所錯雖
未必盡守其防而不啻仍有大防之在耳經曲者事之大節也越
其節者每由一進一退之際則出入自所必當也然小德而離乎
大德以守之第屬庸儒拘謹之情小德而承乎大德以畧者之不過
為豪傑濶疏之病也何也小德固大德之散見也或出而過於節
或入而赴於節經曲之所該雖未必老合乎節而亦已自有大節
之存耳雖積學求其無歉則既握其綱更詳其目器量宏者自能
包舉而無遺而特躬在於居要則欲為其末先為其本志氣專者

常以稍涑而有知此無他小德之出入即由大德不踰之心自不必議其不可也

賦得無聲玉滿堂 得堂字五言八韻

禮闈春試士瑞雪正盈堂如玉鋪堦下無聲灑砌傍雲衣縈絮影拂袖帶梅香但覺輝生硯還隨韻繞梁曹風深唱嘆謝賦更悠揚筆落應增色文成詎借光瓊瑤原潔白圭璧盡圓方羣進豐年頌欣沾

聖澤長

精理名言抉題之奥清醒

以始卒替本末先後自有深義特為拈出

有始有卒者 廣陵舟中燈下閱

始卒自有其序焉思其詣之一貫者焉夫始卒固循序以至者也乃若即所有而一貫以貫之不可懸擧其詣哉且大學言物有本末而繼以知所先後與小學異者何也蓋大學之功自內以及外故本為先圖小學之功自下而至上故末為先務今以小學而遽求大學之全則不必以先後分而可以始卒概也此其詣吾蓋懸想而得之一如所論道有本末教有先後固不可誣已一本末之序自道體分之分之則自有兩境也今欲合兩境為一境則即一境之中末為始而本為卒矣先後之功自教法推之推之則猶有兩候

撇得清
此比以知言
此比以行言

也今欲偏兩偏爲一偏則即一偏之中方先方始而後已卒終此
必視夫人之有之也有之則可不言本末矣有之則可不言先後
矣而誰則能有之者精義入神之理即寓於起居服習之間而識
起者爲能探其原焉由粗以求精粗者盡而精者乃見即粗以見
精精者得而粗者無遺蓋識既徹物其原而擧始興卒以貫之則
形上即見於形下所以獨顯重離之明也故一思其性分之所有
猶可見夫原始要終者窮神知化之機皆起於動靜云爲之際而
力裕者爲能握其要焉精小以爲大小者疎而其根不固即小以
見大知大者立而其業不虛蓋加既據於其要而擧始興卒以統之

二義迴應小講
精切發揮題
無餘蘊

則下學即所以上達所以獨得知行之健也故一思其詣力之所
有猶可見夫因端竟委者然則序固不可紊也有造有德之科豈
可躐等以進蓋略始以圖卒者意偏而趣向或偏觀始以知卒者
心精而條理自陳也明用之贍也無遠遍而皆融中心之動也無
淺深而皆徹此乃有之獨速者而豈躐等者所能望哉功尤不可
缺也小成大成之學豈可越分以求蓋會始以爲卒者志深而造
詣難充據始以爲卒者加厚而精神獨注也江河之決也無高卑
而皆滿大氣之貫也無以大而悉盈此乃有之獨全者而豈越分
者所能冀哉蓋有始然後有卒者吾人用力之常故進學寧從於

有漸而有始即能有卒者斯世獨完之論故圖功自見其寡儔其
惟聖人乎而可責之門人小子乎

賦得惟有葵花向日傾　得心字五言八韻

獨有葵花盛開時日正臨立根非衛足披葉欲傾心東望扶
桑影西瞻若木陰疾風吹不變積霧蔽難禁指佞栽同地迷
陽闢異林含英懷合璧攢瓣帶圍金未向槐階植先從杏苑
尋
形廷依自切
湛露沐逾深

辭達理舉明如鏡快如刀可稱
精詣

維揚舟中閱

夫子之得邦家者

聖德可徵設言邦家之得焉夫夫子未嘗得邦家而欲徵其德則
必於邦家之得徵之故子貢設言以示子禽曰從來非常之人必
有非常之遇而況大聖人之得時則駕哉苟昧於其原復圃於乎
其量將道之所在未克灼知而遽謂知之則聖人之用世不顯矣
夫子之不可及吾既以天之不可階為喻雖然猶有說也仰觀乎
天而可見然見之而天路實遠也吾與子舍遠而就近則當求諸
八荒境之內知日戴乎天而可知然知之而天體尚虛也吾與子因
虛而徵實則當約諸四境之中知今設有邦家於此更以觀夫子

之得之者宗邦不振久矣以夫子得之則周公可復未必非邦家
之光然而中都一宰小試有功司寇一爲大行有兆或惜其未專
得專於國政耳抑知夫子而不得專於邦家斯已矣夫子而得專
於邦家也其所得自有迥異於尋常者天下無邦久矣以夫子得
之則東周可爲未必非邦家之福然而尼谿不授道沮於齊書社
不封道屯於楚或疑其未得久在朝班耳抑知夫子而不得久於
邦家斯已矣夫子而得久於邦家也其所得更有獨成爲至極者
自權臣得之魯卿共分公室晋卿迭將中軍其所得固不足言矣
若夫子而得之吾知窮年累世之譏鬱而不伸者必將於所得驗
之也古大人虎變有占龍見有卜彼其得位乘時獨非庸愚所共
仰者哉自覇才得之管仲相齊以富國子産治鄭以安民其所得
亦尚可幾矣若夫子而得之吾知期月三年之志積而必發者尤
可於所得覘之也古大臣纁帛有徵丹書有授彼其得志行道獨
非賢哲所豫期者哉盖夫子之道德子或未必知之而其政事則
固可知者也夫子之化神子即未能見之而其迹象則固可見者
也試即得邦家而歷陳之而子應悟其不可及矣

賦得河出馬圖 得圖字五言六韻

羲皇開妙道易象顯眞符河內來神馬波間出瑞圖九宮涵

大衍四象運中樞立極分天地隨方辨正陽疇應昭合璧數
欲演連珠從此休徵洽千秋仰
聖謨

開示予禽固當淺顯然須以語妙出之
文尚多采衍之病

○8 因民之所利　紗帽洲夜泊閱

知民之所利者當思所以因之焉夫民自有其利初不計君子之
因之也乃君子必因之者不可謂盡心於民哉嘗聞帝王之(治)傳(統)之
傳常以相因因而不廢也抑知前後固有相因之心而上下亦有相
因之法蓋後之於前遙承之而以心相契而上之於下近接之而
以法相維皇執厥中盡君以(道)立大經者必體民情以建庶事也若
是者其惟民利是求乎夫利不可自君求之而必自民求之者也
雖然難言之矣上古艱鮮竝奏仰給於司空后稷而不患其煩後
世法式漸增取資於太府神倉而尚憂其乏則上之需利於下者

二義亦人所同有妙有根柢快者擇得題旨策

勢也。古者耕鑿自安。而出作入息。不知帝力之勤。後人轉移無業。而制產授田。俱賴王心之密。則下之徼利於上者時也。以言乎勢則難於為君。以言於時則難於為民。然而君子曰。民固自有其所利也。我亦因之而已矣。利莫大於因天。敬授之法。虞書詳之。而首重觀天焉。察星之變。因以東作。西成。候氣之更。因以南訛。朔易。或疑利源之開。因天時而於民無與。抑知人心和。而後天心應。因之。而天時。亦隨民事。為轉移矣。觀於豳風陳七月之章。而終以蕪羔之獻。民且歸天之利于君。則民之所利在天可知也。君子於其所利者因之。而精神直可以成天。利莫大於因地。安擾之方。司徒職

因字說得精透

之。而先舉辨地焉。土會有五。因其常。而施教。土均有九。因其變。而制征。或疑利之廣。因地域而非民所知。抑知人力奮。而後地加。興。因之。而地域。亦視民功。為高下矣。觀於禹貢敷九州之土。而必及貢賦之均。民尚輸地之利於上。則民之所利在地可知也。君子於其所利者因之。而智力自足以平地。一人見夫古王建極立綱陳紀。必多更始之端。以為創。而非因。而何非因也。夫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法制之因乎前代者。尚有損益之條。而茲則保息。因其心。本俗。因其性。上。因不言。民亦不知。何其因之化。而神也。而豈若與人興謅。必待寬猛之施哉。一人見夫議將術發號施令。必有張弛之殊。

以為革而非因而莫非因也夫高因邱陵下因川澤事功之因其
初基都尚有經營之迹而茲則市井因其貨工賈因其材君固不
煩民而不擾何其因之簡以靜也而豈若齊國擅財以待魚鹽之術
哉蓋君之利不容強取故因之而國自無憂民之利出於自為故因
之而財乃不匱因而利之斯惠而不費矣君人者毋忽因民之道
哉

議論透闢辭氣暢達能擷官禮之精華